

戰國策（中）

目錄

卷十四 楚策一 二十章

卷十五 楚策二 九章

卷十六 楚策三 十章

卷十七 楚策四 十三章

卷十八 趙策一 十七章

卷十九 趙策二 七章

卷二十 趙策三 二十三章

卷二十一 趙策四 十九章

卷二十二 魏策一 二十八章

卷二十三 魏策二 十八章

卷二十四 魏策三 十一章

卷二十五 魏策四 二十七章

卷十四 楚策一 二十章

齊楚構難

五國約以伐齊

狐假虎威

昭奚恤與彭城君議於王前

邯鄲之難

江尹欲惡昭奚恤於楚王

魏氏惡昭奚恤於楚王

江乙惡昭奚恤

寡人願兩聞之

江乙說於安陵君

江乙為魏使於楚

郢人有獄三年不決

城渾出周

韓公叔有齊魏

楚杜赫說楚王以取趙

楚王問於范環

蘇秦為趙合從說楚威王

張儀為秦破從連橫

張儀相秦

威王問於莫敖子華

## 齊楚構難

楚懷王

齊、楚構難，宋請中立。齊急宋，宋許之。子象為楚謂宋（或作楚）王曰：「楚以緩失宋，將法齊之急也。齊以急得宋，後將常急矣。是從齊而攻楚，未必利也。齊戰勝楚，勢必危宋；不勝，是以弱宋干強楚也。而令兩萬乘之國，常以急求所欲，國必危矣。」

## 五國約以伐齊

楚頃襄王

五國約以伐齊。昭陽謂楚王曰：「五國以破齊（或衍齊）秦，必南圖楚。」王曰：「然則奈何？」對曰：「韓氏輔（或作轉）國也，好利而惡難。好利，可營也；惡難，可懼也。我厚賂之以利，其心必營。我悉兵以臨之，其心必懼我。彼懼吾兵而營我利，五國之事必可敗也。約絕之後，雖勿與地可。」

楚王曰：「善。」乃命大（或作太）公事之韓，見公仲曰：「夫牛闌之事，馬陵之難，親王之所見也。王苟無以五國用兵，請效列城五，請悉楚國之眾也，以廩（應作圖）於齊。」

齊之反趙、魏之後，而楚果弗與地，則五國之事困也。

## 狐假虎威

楚宣王

荆宣王問羣臣曰：「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也，果誠何如？」群臣莫對。江一（或作乙）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敢食我也。天帝使我長百獸，今子食

我，是逆天帝命也。子以我為不信，吾為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見我而敢不走乎？」虎以為然，故遂與之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畏己而走也，以為畏狐也。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昭奚恤；故北方之畏奚恤也，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虎也。」

### 昭奚恤與彭城君議於王前

楚宣王

昭奚恤與彭城君議於王前，王召江乙而問焉。江乙曰：「二人之言皆善也，臣不敢言其後。此謂慮賢也。」

### 邯鄲之難

楚宣王

邯鄲之難，昭奚恤謂楚王曰：「王不如無救趙，而以強魏。魏強，其割趙必深矣。趙不能聽，則必堅守，是兩弊也。」

景舍曰：「不然。昭奚恤不知也。夫魏之攻趙也，恐楚之攻其後。今不救趙，趙有亡形，而魏無楚憂，是楚、魏共趙也，害必深矣！何以兩弊也？且魏令兵以深割趙，趙見亡形，而有（或作知）楚之不救己也，必與魏合而以謀楚。故王不如少出兵，以為趙援。趙恃楚勁，必與魏戰。魏怒於趙之勁，而見楚救之不足畏也，必不釋趙。趙、魏相弊，而齊、秦應楚，則魏可破也。」楚因使景舍起兵救趙。邯鄲拔，楚取睢、濊之間。

江尹欲惡昭奚恤於楚王

楚宣王

江尹欲惡昭奚恤於楚王，而力不能，故為梁山陽君請封於楚。楚王曰：「諾。」昭奚恤曰：「山陽君無功於楚國，不當封。」江尹因得山陽君與之共惡昭奚恤。

魏氏惡昭奚恤於楚王

楚宣王

魏氏惡昭奚恤於楚王，楚王告昭子。昭子曰：「臣朝夕以事聽命，而魏入吾君臣之間，臣大懼。臣非畏魏也！夫泄吾君臣之交，而天下信之，是其為人也近苦矣。夫苟不難為之外，豈忘為之內乎？臣之得罪無日矣。」王曰：「寡人知之，大夫何患？」

江乙惡昭奚恤

楚宣王

江乙惡昭奚恤，謂楚王曰：「人有以其狗為有執而愛之。其狗嘗溺井。其鄰人見狗之溺井也，欲入言之。狗惡之，當門而噬之。鄰人憚之，遂不得入言。邯鄲之難，楚進兵大梁，取（或作拔）矣。昭奚恤取魏之寶器，以（或作臣）居魏知之，故昭奚恤常惡臣之見王。」

寡人願兩聞之

楚宣王

江乙欲惡昭奚恤於楚，謂楚王曰：「下比周，則上危；下分爭，則上安。王亦知之乎？願王勿忘也。且人有好揚人之善者，於王何如？」王曰：「此君子也，近之。」江乙曰：「有人好揚人之惡者，於王何如？」王曰：「此小人

也，遠之。」江乙曰：「然則且有子殺其父，臣弑其主者，而王終已（或作已）不知者，何也？以王好聞人之美而惡聞人之惡也。」王曰：「善。寡人願兩聞之。」

### 江乙說於安陵君

楚宣王

江乙說於安陵君曰：「君無咫尺之地（或作功），骨肉之親，處尊位，受厚祿，一國之眾，見君莫不斂衽而拜，撫委而服，何以也？」曰：「王過舉而已（或作已，色）。不然，無以至此。」江乙曰：「以財交者，財盡而交絕；以色交者，華落而愛渝。是以嬖女（或作色）不敝席，寵臣不避軒。今君擅楚國之勢，而無以深自結於王，竊為君危之。」安陵君曰：「然則奈何？」或增江乙曰：「願君必請從死，以身為殉，如是必長得重於楚國。」曰：「謹受令。」

三年而弗言。江乙復見曰：「臣所為君道，至今未效。君不用臣之計，臣請不敢復見矣。」安陵君曰：「不敢忘先生之言，未得間也。」

於是，楚王游於雲夢，結駟千乘，旌旗蔽日（或作天），野火之起也若雲蜺，兕（ㄌㄨㄣˋ）虎嗥之聲若雷霆，有狂兕翔車依（或誤衣）輪而至，王親引弓而射，壹發而殪。王抽旃旄而抑兕首，仰天而笑曰：「樂矣，今日之游也。寡人萬歲千秋之後，誰與樂此矣？」安陵君泣數行而進曰：「臣入則編席，出則陪乘。大王萬歲千秋之後，願得以身試（或作式）黃泉，蓐螻蟻，又何如得此樂而樂之。」王

大說，乃封壇為安陵君。

君子聞之曰：「江乙可謂善謀，安陵君可謂知時矣。」

### 江乙為魏使於楚

楚宣王

江乙為魏使於楚，謂楚王曰：「臣入竟，聞楚之俗，不蔽人之善，不言人之惡，誠有之乎？」王曰：「誠有之。」江乙曰：「然則白公之亂，得無遂乎？誠如是，臣等之罪免矣。」楚王曰：「何也？」江乙曰：「州侯相楚，貴甚矣而主斷，左右俱曰『無有』，如出一口矣。」

### 郢人有獄三年不決

楚宣王

郢（一厶V）人有獄三年不決者，故令（或增人）請其宅，以卜其罪。客因為之謂昭奚恤曰：「郢人某氏之宅，臣願之。」昭奚恤曰：「郢人某氏，不當服罪，故其宅不得。」客辭而去。昭奚恤已而悔之，因謂客曰：「奚恤得事公，公何為以故與奚恤？」客曰：「非用故也。」曰：「謂（或作請）而不得，有說色，非故如何也？」

### 城渾出周

楚懷王

城渾出周，三（或作二）人偶行，南游於楚，至於新城。城渾說其令曰：「鄭（或作韓）、魏者，楚之粟國；而秦，楚之強敵也。鄭、魏之弱，而楚以上梁應之；宜陽之大也，楚以弱新城圍（或作圖）之。蒲反（或作坂）、平陽

相去百里，秦人一夜而襲之，安邑不知；新城、上梁相去五百里，秦人一夜而襲之，上梁亦不知也。今邊邑之所恃者，非江南泗上也。故（或作則）楚（或衍楚）王何不以新城為主郡也，邊邑甚利之。」

新城公大說，乃為（或增王）具駟馬乘車五百金之楚（或增盡）。城渾得之，遂南交於楚，楚王果以新城（會作成）為主郡。

### 韓公叔有齊魏

楚懷王

韓公叔有齊、魏，而太子有楚、秦以爭國。鄭申為楚使於韓，矯以新城、陽人予太子。楚王怒，將罪之。對曰：「臣矯予之，以為國也。臣為太子得新城、陽人，以與公叔爭國而得之。齊、魏必伐韓。韓氏急，必懸命於楚，又何新城、陽人之敢求？太子不勝，然（應作幸）而不死，今將倒冠而至，又安敢言地？」楚王曰：「善。」乃不罪也。

### 楚杜赫說楚王以取趙

楚懷王

楚杜赫說楚王以取趙。王且予（或作與）之五大夫，而令私行。

陳軫謂楚王曰：「赫不能得趙，五大夫不可收也，得（應作是）賞無功也。得趙而王無加焉，是無善也。王不如以十乘行之，事成，予之五大夫。」王曰：「善」乃以十乘行之（或刪以上十六字）。

杜赫怒而不行。陳軫謂王曰：「是不能得趙也。」

## 楚王問於范環

楚懷王

楚王問於范環（或作（蜎）弓，蠓）曰：「寡人欲置相於秦，孰可？」對曰：「臣不足以知之。」王曰：「吾（應增欲）相甘茂可乎？」范環對曰：「不可。」王曰：「何也？」曰：「夫史舉，上蔡之監門也。大不如（或作知）事君，小不如處室，以苛廉聞於世，甘茂事之順焉。故惠王之明，武王之察，張儀之好譖（尸々々），甘茂事之，取十官而無罪，茂誠賢者也，然而不可相秦。秦之有賢相也，非楚國之利也。且王嘗用（或增召）滑於越而納句章，昧之難，越亂，故楚南察瀨胡（或作湖）而野江東。計王之功所以能如此者，越亂而楚治也。今王以用之於越矣，而忘之於秦，臣以為王鉅速忘矣。王若欲置相於秦乎？若公孫郝（或作向壽）者可。夫公孫郝之於秦王，親也。少與之同衣，長與之同車，被王衣以聽事，真大王之相已。王相之，楚國之大利也。」

## 蘇秦為趙合從說楚威王

楚威王

蘇秦為趙合從，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強國也。大王，天下之賢王也。楚地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汾陘（或作陸）之塞、郢陽。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強與大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

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南（或作西）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秦之所害於天下莫如楚，楚強則秦弱，楚弱則秦強，此其勢不兩立。故為王室（或作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親，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若此，則鄢、郢動矣。臣聞治之其未亂，為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後憂之，則無及已。故願大王之早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或作奉）大王之明制，委社稷宗廟，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誠能聽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衛（或衍衛）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矣。趙（應作燕）、代、良馬橐他（或作駝，馳），必實於外廄。故從合則楚王，橫成則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臣竊為大王不取也。

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讎也，橫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讎者也。夫為人臣而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強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強秦之威，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橫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有億兆之數。兩者大王何居焉？故弊邑趙王，使臣效愚計，奉明約，在大王命之。」

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有舉巴蜀、并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或刪深謀），恐反人以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

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未見勝焉。內與羣臣謀，不足恃也。寡人臥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如懸旌，而無所終薄。今（或誤令）君欲一天下，安諸侯，存危（或誤亡）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

### 張儀為秦破從連橫

楚懷王

張儀為秦破從連橫，說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疋，粟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難樂死。主嚴以明，將知以武。雖無出兵甲，席卷常山之險，折天下之脊，天下後服者先亡。且夫為從者，無以異於驅羣羊而攻猛虎也。夫虎之與羊，不格明矣。今大王不與猛虎而與羣羊，竊以為大王之計過矣。」

凡天下強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敵侔（ $\square$ 又 $\swarrow$ ）交爭，其勢不兩立。而大王不與秦，秦下甲兵，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下河東，取成皋，韓必入臣於秦。韓入臣（或缺秦），魏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魏攻其北，社稷豈得無危哉？

且夫約從者，聚群弱而攻至強也。夫以弱攻強，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驟舉兵，此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粟不如者，勿與持久。夫從人者，飾辯虛辭，高主之節行，言其利而不言其害，卒有楚（或作秦）禍，無及為已，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

秦西有巴蜀，方船積粟，起於汶山，循江而下，至郢三千

餘里。舫船（或作方舫下一尤）載卒，一舫載五十人，與三月之糧，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里數雖多，不費馬汗（或作汗馬）之勞，不至十日而距扞關；扞關驚，則從竟陵已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已。秦舉甲出之武關，南面而攻，則北地絕。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恃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恃弱國之救，而忘強秦之禍，此臣之所以為大王之患也。且大王嘗與吳人五戰三勝而亡之，陳（或作陣）卒盡矣；有（或衍有）偏守新城而居民苦矣。臣聞之，攻大者易危，而民弊者怨於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強秦之心，臣竊為大王危之。

且夫秦之所以不出甲於函谷關十五年以攻諸侯者，陰謀有吞天下之心也。楚嘗與秦構（或作角）難，戰於漢中。楚人不勝，通侯、執珪死者七十餘人，遂亡漢中。楚王大怒，興師襲秦（或刪以上四字），戰於藍田，又卻。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夫秦、楚相弊，而韓、魏以全制其後，計無過（或作危）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熟計之也。

秦下兵攻衛、陽晉，必開（或作關）扞天下之匈，大王悉起兵以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舉。舉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已。

凡天下所信約從親堅者蘇秦，封為武安君而相燕，即陰與燕王謀破齊共分其地。乃佯有罪，出走入齊，齊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夫以一詐偽反覆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一諸侯，其不可成也亦

明矣。

今秦之與楚也，接境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大王誠能聽臣，臣請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為大王箕箒（出又√）之妾，效萬家之都，以為湯沐之邑，長為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擊。臣以為（或作謂）計無便於此者。故敝邑秦王，使使臣獻書大王之從車下風，須以決事。」

楚王曰：「楚國僻陋，託東海之上。寡人年幼，不習國家之長計。今上客幸教以明制，寡人聞之，敬以國從。」乃遣使車百乘，獻雞駭之犀、夜光之璧於秦王。

## 張儀相秦

楚懷王

張儀相秦，謂昭雎曰：「楚無鄢、郢、漢中，有所更得乎？」曰：「無有。」曰：「無昭雎（過之誤）、陳軫，有所更得乎？」曰：「無所更得。」張儀曰：「為儀謂楚王逐昭雎（過之誤）、陳軫，請復鄢、郢、漢中。」昭雎歸報楚王，楚王說之。

有人謂昭雎（過之誤）曰：「甚矣，楚王不察於爭名者也。韓求相工陳（或作師）籍而周不聽；魏求相綦母恢而周不聽，何以也？周（或增曰）是列縣畜我也。今楚，萬乘之強國也；大王，天下之賢主也。今儀曰逐君與陳軫而王聽之，是楚自行（應作待）不如周，而儀重於韓、魏之王也。且儀之所行，有功名者秦也，所欲貴富者魏也。欲為

攻於魏，必南伐楚。故攻有道，外絕其交，內逐其謀臣。陳軫，夏人也，習於三晉之事，故逐之，則楚無謀臣矣。今君能用楚之眾，故亦逐之，則楚眾不用矣。此所謂內攻之者也，而王不知察。今君何不見臣於王，請為王使齊交不絕。齊交不絕，儀聞之，其效鄢、郢、漢中必緩矣。是昭雎之言不信也，王必薄之。」

### 威王問於莫敖子華

楚威王

威王問於莫敖子華曰：「自從先君文王以至不穀之身，亦有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乎？」莫敖子華對曰：「如華（或作章）不足知之矣。」王曰：「不於大夫，無所聞之？」莫敖子華對曰：「君王將何問者也？彼有廉

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有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有斷脰（勿又々）決腹，壹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有勞其身，愁其志，以憂社稷者；亦有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王曰：「大夫此言，將何謂也？」莫敖子華對曰：「昔令尹子文，緇帛（或誤布）之衣以朝，鹿裘以處；未明而立於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無一月（或作日）之積。故彼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令尹子文是也。」

昔者葉公子高，身獲於表薄，而財於柱國；定白公之禍，寧楚國之事；恢先君以揜（一弓∨）方城之外，四封不侵（或作廉），名不挫於諸侯。當此之時也，天下莫敢以兵南鄉。葉公子高，食田六百畝（出々∨），故彼崇其爵，

豐其祿，以憂社稷者，葉公子高是也。

昔者吳與楚戰於柏舉，兩御（或作軍）之間夫卒交。莫敖大心撫其御之手，顧而大息曰：『嗟乎子（或作予）乎，楚國亡之月（或作日）至矣！吾將深入吳軍，若扑一人，若捽一人，以與大心者也，社稷其為庶幾乎？』故斷脰決腹，壹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莫敖大心是也。

昔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棼（ㄈㄣˊ）冒勃蘇曰：『吾被堅執銳，赴強敵而死，此猶一卒也，不若奔諸侯。』於是羸糧潛行，上崢山，踰深谿，蹠（ㄓㄣˊ）穿膝暴，七日而薄秦王之朝。雀立不轉，晝吟宵哭。七日不得告。水漿無入口，瘡（ㄉㄨㄣˊ）弓（而殫悶，旄不知人。秦王聞而走之，冠帶不相及，左奉其首，右濡其口，勃蘇乃蘇。秦王身問之：『子孰誰也？』棼冒勃蘇對曰：『臣非異，楚使新造盪（ㄉㄨˋ）棼冒勃蘇。吳與楚人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使下臣來告亡，且求救。』秦王顧令不（或作之）起：『寡人聞之，萬乘之君，得罪一士，社稷其危，今此之謂也。』遂出革車千乘，卒萬人，屬之子滿（或作蒲）與子虎，下塞以東，與吳人戰於濁水而大敗之，亦聞於遂浦。故勞其身，愁其思，以憂社稷者，棼冒勃蘇是也。

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君王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蒙穀給（或作結）鬪於宮唐之上，舍鬪奔郢曰：『

若有孤，楚國社稷其庶幾乎？」遂入大宮，負雞（或作離）次之典以浮於江，逃於雲夢之中。昭王反郢，五官失法，百姓昏亂；蒙穀獻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此蒙穀之功，多與存國（或誤田）相若，封之執圭，田六百畛。蒙穀怒曰：「穀非人臣，社稷之臣，苟社稷血食，餘（應作余）豈悉（應作患）無君乎？」遂自棄於磨山之中，至今無冒（或作位）。故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蒙穀是也。」

王乃大息曰：「此古之人也。今之人，焉能有之耶？」莫敖子華對曰：「昔者先君靈王好小要（應作腰），楚士約食，馮而能立，式而能起。食之可欲，忍而不入；死之可惡，然（或作就）而不避。章（或作華）聞之，其君好發者，其臣挾（或作決）拾。君王直不好，若君王誠好賢，此五臣者，皆可得而致之。」

卷十五 楚策二 九章

魏相翟強死

齊秦約攻楚

術視伐楚

四國伐楚

鄭袖說楚王出張儀

楚王將出張子

秦敗楚漢中

慎子全東地五百里

女阿謂蘇子

魏相翟強死

楚懷王

魏相翟強死。為甘茂謂楚王曰：「魏之幾相者，公子勁也。勁也相魏，魏、秦之交必善。秦、魏之交完，則楚輕矣。故王不如與齊約，相甘茂於魏。齊王好高人以名，今為其行人請魏之相，齊必喜。魏氏不聽，交惡於齊；齊、魏之交惡，必爭事楚。魏氏聽，甘茂與樗里疾，貿首之讎也；而魏、秦之交必惡，又交重楚也。」

齊秦約攻楚

楚懷王

齊、秦約攻楚，楚令景翠以六城賂齊，（或增以）太子為質。昭睢謂景翠曰：「秦恐且因景鯉、蘇厲而效地於楚。公出地以取（或作收，牧）齊，鯉與厲且以收地取秦，公

事必敗。公不如令王重賂景鯉、蘇厲，使入秦，秦（或增齊）恐，必不求地而合於楚。若齊不求，是公與約也。」

### 術視伐楚

楚懷王

術視伐楚，楚令昭鼠以十萬軍漢中。昭雎勝秦於重丘（或作兵），蘇厲謂宛公昭鼠曰：「王欲昭雎之乘秦也，必分公之兵以益之。秦知公兵之分也，必出漢中。請為公令辛（應作芊）一（一）戎謂王曰：『秦兵且出漢中。』則公之兵全矣。」

### 四國伐楚

楚懷王

四國伐楚，楚令昭雎將以距秦。楚王欲擊秦，昭侯（或作雎）不欲。桓臧為昭雎謂楚王曰：「雎戰勝（或增秦），三國惡楚之強也，恐秦之變而聽楚也，必深攻楚以勁秦。秦王怒於戰不勝，必悉起而擊楚，是王與秦相罷，而以利三國也。戰不勝秦，秦進兵而攻。不如益昭雎之兵，令之示秦必戰。秦王惡與楚相弊而令天下（或增利），秦可以少割而收害也。秦、楚之合，而燕、趙、魏不敢不聽，三國可定也。」

## 鄭袖說楚王出張儀

楚懷王

楚懷王拘張儀，將欲殺之。靳（ㄐㄧㄣˋ）尚為儀謂楚王曰：「拘張儀，秦王必怒。天下見楚之無秦也，楚必輕矣。」又謂王之幸夫人鄭袖曰：「子亦自知且賤於王乎？」鄭袖曰：「何也？」尚曰：「張儀者，秦王之忠信有功臣也。今楚拘之，秦王欲出之。秦王有愛女而美，又簡擇宮中佳翫（應衍翫）麗好翫（ㄌㄧˋㄏㄠˋ）習音者，以懽從之；資之金玉寶器，奉以上庸六縣為湯沐邑，欲因張儀內之楚王。楚王必愛，秦女依強秦以為重，挾寶地以為資，勢（或增必）為王妻以臨于楚。王惑於虞樂，必厚尊敬親愛之而忘子，子益賤而日疏矣。」鄭袖曰：「願委之於公，為之奈何？」曰：「子何不急言王，出張子。張子得出，

德子無已時，秦女必不來，而秦必重子。子內擅楚之貴，外結秦之交，畜張子以為用，子之子孫必為楚太子矣，此非布衣之利也。」鄭袖遽說楚王出張子。

## 楚王將出張子

楚懷王

楚王將出張子，恐其敗（或作欺）己也，靳尚謂楚王曰：「臣請隨之。儀事王不善，臣請殺之。」楚小臣，靳尚之仇也，謂張旄曰：「以張儀之知，而有秦、楚之用，君必窮矣。君不如使人微要靳尚而刺之，楚王必大怒儀也。彼儀窮，則子重矣。楚、秦相難，則魏無患矣。」張旄果令人要靳尚刺之。楚王大怒，秦構兵而戰。秦、楚爭事魏，張旄果大重。

## 秦敗楚漢中

楚懷王

秦敗楚漢中。楚王入秦，秦王留之。游騰為楚謂秦王曰：「王挾楚王，而與天下攻楚，則傷行矣。不與天下共攻之，則失利矣。王不如與之盟而歸之。楚王畏，必不敢倍（應作背）盟。王因與三國攻之，義也。」

## 慎子全東地五百里

楚頃襄王

楚襄王為太子之時，質於齊。懷王薨，太子辭於齊王而歸。齊王隘之：「予我東地五百里，乃歸子。子不予我，不得歸。」太子曰：「臣有傳，請追（或作退）而問傳。」傳慎子曰：「獻之地，所以為身也。愛地不送死父，不義

臣故曰，獻之便（或作使）。太子入，致命齊王曰：「敬獻地五百里。」齊王歸楚太子。

太子歸，即位為王。齊使車五十乘，來取東地於楚。楚王告慎子曰：「齊使來求東地，為之奈何？」慎子曰：「王明日朝羣臣，皆令獻其計。」

上柱國子良入見。王曰：「寡人之得求反，王墳墓、復羣臣、歸社稷也，以東地五百里許齊。齊令（或作今）使來求地，為之奈何？」子良曰：「王不可不與也。王身出玉聲，許強萬乘之齊而不與，則不信，後不可以約結諸侯。請與而復攻之。與之信，攻之武。臣故曰與之。」

子良出，昭常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為之奈何？」昭常曰：「不可與也。萬乘者，以地大為萬乘。

今去東地五百里，是去戰國之半也，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不可。臣故曰勿與。常請守之」。

昭常出，景鯉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為之奈何？」景鯉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王身出玉聲，許萬乘之強齊也而不與，負不義於天下。楚亦不能獨守（或刪以上二十七字）。臣請西索救於秦。」

景鯉出，慎子入，王以三大夫計告慎子曰：「子良見寡人曰：『不可不與也，與而復攻之。』常見寡人曰：『不可與也，常請守之。』鯉見寡人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也，臣請索救於秦。』寡人誰用於三子之計？」慎子對曰：「王皆用之。」王怫然作色曰：「何謂也？」慎子曰：「臣請效其說，而王且見其誠然也。王發上柱國子

良車五十乘，而北獻地五百里於齊。發子良之明日，遣昭常為大司馬，令往守東地。遣昭常之明日，遣景鯉車五十乘，西索救於秦。」王曰：「善。」乃遣子良北獻地於齊。遣子良之明日，立昭常為大司馬，使守東地。又遣景鯉西索救於秦。

子良至齊，齊使人以甲受東地。昭常應齊使曰：「我典主東地，且與死生。悉五尺至六十，三十餘萬弊甲鈍兵，願承下塵。」齊王謂子良曰：「大夫來獻地，今常守之何如？」子良曰：「臣身受命弊邑之王，是常矯也。王攻之。」齊王大興兵，攻東地，伐昭常。未涉疆，秦以五十萬臨齊右壤。曰：「夫隘楚太子弗出，不仁；又欲奪之東地五百里，不義。其縮甲則可，不然，則願待戰。」齊王

恐焉。乃請子良南道楚，西使秦，解齊患。士卒不用，東地復全。

女阿謂蘇子

楚懷王

女阿謂蘇子曰：「秦栖（或作西）楚王，危太子者，公也。今楚王歸，太子南，公必危。公不如令人謂太子曰：『蘇子知太子之怨己也，必且務不利太子。太子不如善蘇子，蘇子必且為太子入矣。』」蘇子乃令人謂太子。太子復請善於蘇子。

卷十六 楚策三 十章

蘇子謂楚王

楚國食貴於玉

楚王逐張儀於魏

張儀之楚貧

楚王令昭睢之秦重張儀

張儀逐惠施於魏

五國伐秦

陳軫告楚之魏

秦伐宜陽

唐且見春申君

## 蘇子謂楚王

楚懷王

一蘇子謂楚王曰：「仁人之於民也，愛之以心，事之以善言。孝子之於親也，愛之以心，事之以財。忠臣之於君也，必進賢人以輔之。今王之大臣父兄，好傷賢以為資，厚賦斂諸臣百姓，使王見疾於民，非忠臣也。大臣播王之過於百姓，多賂諸侯以王之地，是故退王之所愛，亦非忠臣也，是以國危。臣願無聽羣臣之相惡也，慎大臣父兄；用民之所善，節身之嗜欲，以（或增與）百姓。人臣莫難於無妬而進賢。為主死易，垂沙之事，死者以千數。為主辱易，自令尹以下，事王者以千數。至於無妬而進賢，未見一人也。故明主之察其臣也，必知其無妬而進賢也。賢（或增臣）之事其主也，亦必無妬而進賢。夫進賢之難者，賢者用且使己廢，貴且使己賤，故人難之。」

## 楚國食貴於玉

楚威王

蘇秦之楚，三日（或作月，年）乃得見乎王。談卒，辭而行。楚王曰：「寡人聞先生，若聞古人。今先生乃不遠千里而臨寡人，曾不肯留，願聞其說。」對曰：「楚國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謁者難得見如鬼，王難得見如天帝。今令臣食玉炊桂，因鬼見帝。」王曰：「先生就舍，寡人聞命矣。」

楚王逐張儀於魏

楚懷王

楚王逐張儀於魏。陳軫曰：「王何逐張子？」曰：「為臣不忠不信。」曰：「不忠，王無以為臣；不信，王勿與為約。且魏臣不忠不信，於王何傷？忠且信，於王何益？逐而聽則可，若不聽，是王令困也。且使萬乘之國免其相，是城下之事也。」

張儀之楚貧

楚懷王

張儀之楚，貧。舍人怒而（或增欲）歸。張儀曰：「子必以衣冠之敝，故欲歸。子待我為子見楚王。」當是之時，南后、鄭襄貴於楚。

張子見楚王，楚王不說。張子曰：「王無所用臣，臣請北見晉君。」楚王曰：「諾。」張子曰：「王無求於晉國乎？」王曰：「黃金珠璣犀象出於楚，寡人無求於晉國。」張子曰：「王徒不好色耳？」王曰：「何也？」張子曰：「彼鄭、周之女，粉白墨（或作黛）黑，立於衢閭，非知而見之者，以為神。」楚王曰：「楚，僻陋之國也，未嘗見中國之女如此其美也。寡人（或缺見）之獨何為不好色也？」乃資之以珠玉。

南后、鄭襄聞之大恐。令人謂張子曰：「妾聞將軍之晉國，偶有金千斤，進之左右，以供芻秣。」鄭襄亦以金五百斤。張子辭楚王曰：「天下關閉（或作閉關）不通，未知見日也，願王賜之觴。」王曰：「諾。」乃觴之。張子中

飲，再拜而請曰：「非有他人於此也，願王召所便習而觴之。」王曰：「諾。」乃召南后、鄭襄而觴之。張子再拜而請曰：「儀有死罪於大王。」王曰：「何也？」曰：「儀行天下徧矣，未嘗見人如此其美也。而儀言得美人，是欺王也。」王曰：「子釋之。吾固以為天下莫若是兩人也。」

### 楚王令昭睢之秦重張儀

楚懷王

楚王令昭睢之秦重張儀。未至，惠王死。武王逐張儀。楚王因收昭睢以取齊。桓臧為睢謂楚王曰：「橫（或作從）親之不合也，儀貴惠王而善睢也。今惠王死，武王立，儀走，公孫郝、甘茂貴。甘茂善魏，公孫郝善韓。二人固不善睢也，必以秦合韓、魏。韓、魏之重儀，儀有秦而睢以楚重之。今儀困秦而睢收楚，韓、魏欲得秦，必善二人者。（或增二人）將收韓、魏輕儀而伐楚，方城必危。王不如復睢，而重儀於韓、魏。儀據楚勢，挾魏重，以與秦爭。魏不合秦，韓（或做王）亦不從，則方城無患。」

### 張儀逐惠施於魏

楚懷王

張儀逐惠施於魏。惠子之楚，楚王受之。

馮郝謂楚王曰：「逐惠子者，張儀也。而王親與約，是欺儀也，臣為王弗取也。惠子為儀者來（或作來者），而惡王之交於張儀，惠子必弗行也。且宋王之賢惠子也，天下莫不聞也。今之不善張儀也，天下莫不知也。今為事之故

棄所貴於讎人，臣以為大王輕矣。且為事耶？王不如舉惠子而納之於宋，而謂張儀曰：『請為子勿納也。』儀（或作今）必德（或作君）王。而惠子窮人，而王奉之，又必德王。此不失為儀之實，而可以德惠子。」楚王曰：「善。」乃奉惠子而納之宋。

## 五國伐秦

楚懷王

五國伐秦。魏欲和，使惠施之楚。楚將入之秦而使行和。杜赫謂昭陽曰：「凡為伐秦者楚也。今施以魏來，而公入之秦，是明楚之伐而信魏之和也。公不如無聽惠施，而陰使人以請聽（或作德）秦。」昭子曰：「善。」因謂惠施

曰：「凡為攻秦者魏也，今子從楚為和，楚得（或作將）其利，魏受其怨。子歸，吾將使人因魏而和。」

惠子反，魏王不說。杜赫謂昭陽曰：「魏為子先戰，折兵之半，謁病不聽，請和不得，魏折而入齊、秦，子何以救之？東有越纍（或作累），北無晉，而交未定於齊、秦，是楚孤也。不如速和。」昭子曰：「善。」因令人謁和於魏。

## 陳軫告楚之魏

楚懷王

陳軫告（應作去）楚之魏。張儀惡之於魏王曰：「軫猶善楚，為求地甚力。」左爽謂陳軫曰：「儀善於魏王，魏王甚信之，公雖百說之，猶不聽也。公不如以儀之言為資，

而得復楚。」陳軫曰：「善。」因使人以儀之言聞於楚。楚王喜，（或缺果）欲復之。

## 秦伐宜陽

楚懷王

秦伐宜陽。楚王謂陳軫曰：「寡人聞韓侈（或作朋）巧士也，習諸侯事，殆能自免也。為其必免，吾欲先據之以加德焉。」陳軫對曰：「舍之，王勿據也。以韓侈之知，於此困矣。今山澤之獸，無黠於麋。麋知獵者張罔，前而驅己也，因還走而冒人，至數。獵者知其詐，偽舉罔而進之，麋因得矣。今諸侯明知此多詐，偽舉罔而進者必眾矣。舍之，王勿據也。韓侈之知，於此困矣。」楚王聽之，宜陽果拔。陳軫先知之也。

## 唐且見春申君

楚考烈王

唐且（或作雎）（或曾旦）見春申君曰：「齊人飾身修行得為益，然臣羞而不學也。不避絕江河，行千餘里來，竊慕大君之義，而善君之業。臣聞之，貴、諸懷錐刃而天下為（應作謂）勇，西施衣褐而天下稱美。今君相萬乘之楚，禦中國之難，所欲者不成，所求者不得，臣等少也。夫梟碁（或衍碁）之所以能為（或作為能）者，以散碁佐之也。夫一梟之不如不勝五散，亦明矣。今君何不為天下梟，而令臣等為散乎？」

卷十七 楚策四 十三章

或謂楚王

魏王遺楚王美人

楚王后死

莊辛論幸臣

齊明說卓滑以伐秦

或謂黃齊

長沙之難

有獻不死之藥於荊王者

為書春申君

驚弓之鳥

汗明見春申君

春申君滅族

虞卿謂春申君

或謂楚王

楚考烈王

或謂楚王曰：「臣聞從者欲合天下以朝大王，臣願大王聽之也。夫因詘為信，舊（或作奮）患有成，勇者義之。攝禍為福，裁少為多，知者官之。夫報報之反，墨墨之化，唯大君能之。禍與福相貫，生與亡為鄰，不偏於死，不偏於生，不足以載（或作戴）大名。無所寇艾，不足以橫世。夫秦捐德絕命之日久矣，而天下不知。今夫橫人嚙（𠂔）弓（𠂔）口利機，上干主心，下牟百姓，公舉而私取利，是以國權輕於鴻毛，而積禍重於丘山。」

魏王遺楚王美人

懷楚王

魏王遺楚王美人，楚王說之。夫人鄭襄知王之說新人也，甚愛新人。衣服玩好，擇其所喜而為之；宮室臥具，擇其所善（或作喜）而為之。愛之甚於王。王曰：「婦人所以事夫者，色也；而妬者，其情也。今鄭襄知寡人之說新人也，其愛之甚於寡人，此孝子之所以事親，忠臣之所以事君也。」

鄭襄知王以己為不妬也，因謂新人曰：「王愛子美矣。雖然，惡子之鼻。子為見王，則必掩子鼻。」新人見王，因掩其鼻。王謂鄭襄曰：「夫新人見寡人，則掩其鼻，何也？」鄭襄曰：「妾知也。」王曰：「雖惡必言之。」鄭

褒曰：「其似惡聞君王之臭也。」王曰：「悍哉！」令劓之，無使逆命。

## 楚王后死

楚懷王

楚王后死，未立后也。謂昭魚曰：「公何以不請立后也？」昭魚曰：「王不聽，是知（或作智）困而交絕於（或作立）后也。」然則（應增何）不買五雙珥，令其一善而獻之王，明日視善珥所在，因請立之。」

## 莊辛謂楚襄王

楚頃襄王

莊辛謂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輦（ㄋ一ㄣˇ）

（從鄢陵君與壽陵君，專淫逸侈靡，不顧國政，郢都必危矣。」襄王曰：「先生老悖乎？將以為楚國祆（ㄠˇ）祥乎？」莊辛曰：「臣誠見其必然者也，非敢以為國祆祥也。君王卒幸四子者不衰，楚國必亡矣。臣請辟於趙，淹留以觀之。」莊辛去之趙，留五月，秦果舉鄢、郢、巫、上蔡、陳之地，襄王流旌（一弓）於城（或作成）陽。於是使人發騶（ㄋㄨˊ），徵莊辛於趙。莊辛曰：「諾。」莊辛至，襄王曰：「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事至於此，為之奈何？」莊辛對曰：「臣聞鄙語曰：『見兔而顧犬，未為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為遲也。』臣聞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絕長續短，猶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

王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ㄇㄨˇ）啄蛇（ㄇㄣˊㄌㄨˇ）蚊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鈆（ㄍㄨㄟ一弓）（或作飴）膠（或作繆）絲，加己乎四仞之上，而下為螻蟻食也。蜻蛉其小者也，黃雀因是以。俯噉（ㄕㄨㄣˊㄌㄨˇ）白粒，仰棲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己乎十仞之上，以其類（應作頸）為招（應作的）。晝游乎茂樹，夕調乎酸醎，倏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或刪以上十字）。

夫（或缺黃）雀其小者也，黃鵠因是以。游於江海，淹乎大沼，府噉鱖鯉，仰嚙菰（ㄉㄨㄣˊㄌㄨˇ）衡，奮其六翮（ㄈㄢˊㄘㄨ），而凌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

。不知夫射者，方將脩其罾盧，治其矰（或作矰）繳，將加己乎百仞之上。彼礪礪，引微繳，折清風而抔矣。故晝游乎江河，夕調乎鼎鼐。

夫黃鵠其小者也，蔡聖（應作靈）侯之事因是以。南游乎高陂，北陵乎巫山，飲茹谿流，食湘波之魚，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為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宣（應作靈）王，繫己以朱絲而見之也。蔡聖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輩（或作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而戴（或作載）方府之金，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為事。（或缺而）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填黽塞之內，而投己乎黽塞之外。」

襄王聞之，顏色變作，身體戰慄。於是乃以執珪而授之（或增封之）為陽陵君，與淮北之地也。

### 齊明說卓滑以伐秦

楚懷王

齊明說卓滑以伐秦，滑不聽也。齊明謂卓滑曰：「明之來也，為樗里疾卜交也。明說楚大夫以伐秦，皆受明之說也，唯公弗受也，臣有辭以報樗里子矣。」卓滑因重之。

### 或謂黃齊

楚懷王

或謂黃齊曰：「人皆以謂公不善於富摯。公不聞老萊子之教孔子事君乎？示之其齒（或增曰）之堅也，六十而盡相靡也。今富摯能，而公重不相善也，是兩盡也。諺曰：

『見君之乘，下之；見杖，起之。』今也，王愛富摯，而公不善也，是不臣也。」

### 長沙之難

楚頃襄王

長沙之難，楚太子橫為質於齊。楚王死，薛公歸太子橫，因與韓、魏之兵，隨而攻東國。太子懼。昭蓋曰：「不若令屈署以新東國為和於齊以動秦。秦恐齊之敗東國，而令行於天下也，必將救我。」太子曰：「善。」遽令屈署以東國為和於齊。秦王聞之懼，令辛（應作芊，一V）戎告楚曰：「毋與齊東國，吾與子出兵矣。」

有獻不死之藥於荊王者

楚頃襄王

有獻不死之藥於荊（或作楚）王者，謁者操以入。中射之士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怒，使人殺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問謁者，謁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而罪在謁者也。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臣，是死藥也。王殺無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王乃不殺。

為書春申君

楚考烈王

客說春申君曰：「湯以亳，武王以鄩（或作鎬），皆不過百里以有天下。今孫（或作荀）子，天下賢人也，君籍之以百里勢，臣竊以為不便於君。何如？」春申君曰：

「善。」於是使人謝孫子。孫子去之趙，趙以為上卿（應作客）。

客又說春申君曰：「昔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強。夫賢者之所在，其君未嘗不尊，國未嘗不榮也。今孫子，天下賢人也。君何辭之？」春申君又曰：「善。」於是使人請孫子於趙。

孫子為書謝曰：「癘人憐王，此不恭之語也。雖然（或增古無虛諺），不可不審察也。此為劫弑死亡之主言也。夫主年少而矜材，無法術以知奸，則大臣主斷國私以禁誅於己也，故弑賢長而立幼弱，廢正適而立不義。春秋戒之曰：『楚王子圍聘於鄭，未出竟，聞王病，反問疾，遂以冠纓絞王，殺之，因自立也。齊崔杼之妻美，莊公通之。』

崔杼帥其君黨而攻。莊公請與分國，崔杼不許；欲自刃於廟，崔杼不許。莊公走出，踰於外牆，射中其股，遂殺之，而立其弟景公。『近代所見：李兌用趙，餓主父於沙丘，百日而殺之；淖齒用齊，擢閔王之筋，縣於其廟梁，宿夕而死。夫厲雖癰腫胞疾，上比前世，未至絞纓（或誤纓絞）射股；下比近代，未至擢筋而餓死也。夫劫弑死亡之主也，心之憂勞，形之困苦，必甚於癰矣。由此觀之，癰雖憐王可也。』因為賦曰：「寶珍隋（應作隨）珠，不知佩（或作俾）兮。褱布與絲（或誤縣），不知異兮。閭姝子奢，莫知媒兮。嫫母求之，又甚喜之兮。以瞽為明，以聾為聰，以是為非，以吉為凶。嗚呼上天，曷惟其同！」詩曰：「上天甚神，無自療也。」

### 驚弓之鳥

楚考烈王

天下合（或作舍）從。趙使魏加見楚春申君曰：「君有將乎？」曰：「有矣，僕欲將臨武君。」魏加曰：「臣少之時好射，臣願以射譬之，可乎？」春申君曰：「可。」加曰：「異日者，更羸與魏王處京臺之下，仰見飛鳥。更羸謂魏王曰：『臣為王引弓虛發而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可。』有間，雁從東方來，更羸以虛發而下之。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而鳴悲。飛徐者，故瘡痛也；鳴悲者，久失群也，故瘡未息，而驚心未至（或作忘，去）也。聞弦音（或增烈）

，引而高飛，故瘡隕也。』今臨武君，嘗為秦孽，不可為拒秦之將也。」

## 汗明見春申君

楚考烈王

汗明見春申君，候問（或作問）三月，而後得見。談卒，春申君大說之。汗明欲復談，春申君曰：「僕已知先生，先生大息矣。」汗明慄（或作慨，蹙）焉曰：「明願有問君而恐固。不審君之聖，孰與堯也？」春申君曰：「先生過矣，臣何足以當堯？」汗明曰：「然則君料臣孰與舜？春申君曰：「先生即舜也。」汗明曰：「不然，臣請為君終言之。君之賢實不如堯，臣之能不及舜。夫以賢舜事聖堯，三年而後乃相知也。今君一時（應作旦）而知臣，是君聖於堯而臣賢於舜也。」春申君曰：「善。」召門吏為汗先生著客籍，五日一見。

汗明曰：「君亦聞驥乎？夫驥之齒至矣，服鹽（或誤檻）車而上太行。蹄申膝折，尾湛腠潰，漉汁（或作汗）灑地，白汗交流，中（或作外）阪遷延，負轅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冪之。驥於是俛而噴，仰而鳴，聲達於天，若出金石聲（應衍聲）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己也。今僕之不肖，阨於州部，（應增陪）堀穴窮巷，沈湫鄙俗之日久矣，君獨無意湔拔僕也，使得為君高鳴屈於梁乎？」

## 春申君滅族

楚考烈王

楚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眾，卒無子。

趙人李園，持其女弟，欲進之楚王，聞其不宜子，恐又（或作久）無寵。李園求事春申君為舍人。已而謁歸，故失期。還謁，春申君問狀。對曰：「齊王遣使求臣女弟，與其使者飲，故失期。」春申君曰：「聘入乎？」對曰：「未也。」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曰：「可。」於是園乃進其女弟，即幸於春申君。知其有身，園乃與其女弟謀。

園女弟承間說春申君曰：「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今君相楚王（或衍王）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即百歲後將更立兄弟。即楚王更立，彼亦各貴其故（或衍故）所親，君又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用事久，多失禮於王兄弟，兄弟誠立，禍且及身，奈何以保相印、江東之封乎？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之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王必幸妾。妾賴天而有男，則是君之子為王也，楚國封盡可得，孰與其臨不測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園女弟謹舍，而言之楚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為太子，以李園女弟立為王后。楚王貴李園，李園用事。

李園既入其女弟為王后，子為太子，恐春申君語泄而益驕，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而國人頗有知之者。

春申君相楚二十五年，考烈王病。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無妄之福，又有無妄之禍。今君處無妄之世，以事無妄之主，安不有無妄之人乎？」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為相國，實（或闕如）楚王也。五子皆相諸侯。今王疾甚，旦暮且崩，太子衰弱，疾而不起，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當國，如伊尹、周公。王長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稱孤，因而有楚國。此所謂無妄之福也。」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禍？」曰：「李園不治國，（應增而）王之舅也。不為兵將，而陰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崩，李園必先入，據本議制斷君命，秉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無妄之禍也。」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人？」曰：「君先仕臣為郎中，君王崩，李

園先入，臣請為君剄（彳乂厶）其胸殺之。此所謂無妄之人也。」春申君曰：「先生置之，勿復言已。李園，軟弱人也，僕又善之，又何至此？」朱英恐，乃亡去。後十七日，楚考烈王崩，李園果先入，置死士，止於棘門之內。春申君後入，止棘門。園死士夾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棘門外。於是使吏盡滅春申君之家。而李園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為楚幽王也。是歲，秦始皇立九年矣。嫪毐亦為亂於秦。覺，夷三族，而呂不韋廢。

虞卿謂春申君

秦考烈王

虞卿謂春申君曰：「臣聞之春秋，於安思危，危則慮安。今楚王之春秋高矣，而君之封地，不可不早定也。為主君慮封者，莫如遠楚。秦孝公封商君，孝公死，而後（應缺王）不免殺之。秦惠王封冉子，惠王死，而後王奪之。公孫鞅，功臣也；冉子，親姻也。然而不免奪死者，封近故也。太公望封於齊，邵公奭（尸丿）封於燕，為其遠王室矣。今燕之罪大而趙怒（或作怨）深，故君不如北兵以德趙，踐亂燕，以定身封，此百代之一時也。」

君曰：「所道攻燕，非齊則魏。魏、齊新怨楚，楚君（或作軍）雖欲攻燕，將道何哉？」對曰：「請令魏王可。」君曰：「何如？」對曰：「臣請到魏，而使所以信之。」

迺（弓丂丿）謂魏王曰：「夫楚亦強大矣，天下無敵，乃且攻燕。」魏王曰：「鄉也，子云天下無敵；今也，子云乃且攻燕者，何也？」對曰：「今為（應作謂）馬多力則有矣，若曰勝千鈞則不然者，何也？夫千鈞非馬之任也。今謂楚強大則有矣，若越趙、魏而鬪兵於燕，則豈楚之任也我（應作哉）？非楚之任而楚為之，是敝楚也。敝楚見（或作是）強魏也，其於王孰便也？」

卷十八 趙策一 十七章

韓魏反知伯

韓魏趙三家滅知伯

張孟談既固趙宗

豫讓刺趙襄子

魏文侯借道於趙攻中山

秦韓圍梁燕趙救之

腹擊為室而鉅

蘇秦說李兌

趙收天下且以伐齊

齊攻宋奉陽君不欲

韓效上黨以和秦

蘇秦為趙王使於秦

甘茂為秦約魏以攻韓宜陽

謂皮相國

或謂皮相國

趙王封孟嘗君以武城

謂趙王曰三晉合而秦弱

## 魏韓反知伯

趙襄子

知伯從韓、魏兵以攻趙，圍晉陽而水之，城下不沉者三板。郤（或作絺，郤皆音彳）疵謂知伯曰：「韓、魏之君必反矣。」知伯曰：「何以知之？」郤疵曰：「以其人事知之。夫從韓、魏之兵（或作君）而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或衍勝趙）而三分其地。今城不沒者三板，白灶生鼃（ㄨㄚˊ），人馬相食，城降有日，而韓、魏之君無憚（應作喜）志而有憂色，是非反如何也？」明日，知伯以告韓、魏之君曰：「郤疵言君之且反也。」韓、魏之君曰：「夫勝趙而三分其地，城今且將拔矣。夫三（或作二）家雖愚，（或增必）不棄美利於前，背信盟之約，而為危難不可成之事，其勢可見也。是疵為趙計矣。」

使君疑二主之心，而解於攻趙也。今君聽讒臣之言，而離二主之交，為君惜之。」趨而出。郤疵謂知伯曰：「君又何以疵言告韓、魏之君為？」知伯曰：「子安知之？」對曰：「韓、魏之君視疵端而趨疾。」

郤疵知其言之不聽，請使於齊，知伯遣之。韓、魏之君果反矣。

## 韓魏趙三家滅知伯

趙襄子

知伯帥趙、韓、魏、而伐范中行氏，滅之。休數年，使人請地於韓。韓康子欲勿與，段規諫曰：「不可。夫知伯之為人也，好利而鷙復（或作愎），來請地不與，必加兵於韓矣。君其與之。與之，彼狃，又將請地於他國，他國不

聽，必鄉之以兵；然則韓可以免於患難，而待事之變。」  
康子曰：「善。」使使者致萬家之邑一於知伯。知伯說，  
又使人請地於魏，魏宣（或作桓）子欲勿與。趙葭諫曰：  
「彼請地於韓，韓與之。請地於魏，魏弗與，則是魏內自  
強，而外怒知伯也。然則其錯兵於魏必矣！不如與之。」  
宣子曰：「諾。」因使人致萬家之邑一於知伯。知伯說，  
又使人之趙，請蔡（或作藺）、皋狼之地，趙襄子弗與。  
知伯因陰結韓、魏，將以伐趙。

，簡主（或作子）之才臣也，世治晉陽，而尹（或作君）澤（或作鐸）循（或作修）之，其餘政教猶存，君其定居晉陽。」君曰：「諾。」乃使延陵王（或作君，生）將車騎先之晉陽，君因從之。至，行城郭，案府庫，視倉廩，召張孟談曰：「吾城郭之完，府庫足用，倉廩實矣，無矢奈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狄（或作荻）蒿苦楚廩之，其高至丈餘，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試之，其堅則箇（ㄎㄨㄣˇ）籬（ㄌㄨˊ）之勁不能過也。君曰：「（應增矢）足矣。吾銅是若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室，皆以煉銅為柱質，請發而用之，則有餘銅矣。」君曰：「善。」號令以定，備守以具。

三國之兵乘晉陽城，遂戰。三月不能拔，因舒軍而圍之，決晉水而灌之。圍晉陽三年，城中巢居而處，懸釜而炊，財食將盡，士卒病羸。襄子謂張孟談曰：「糧食匱，城（或作財）力盡，士大夫病，吾不能守矣，欲以城下，何如？」張孟談曰：「臣聞之，『亡不能存，危不能安，則無為貴知士也』。君釋此計，勿復言也。臣請見韓、魏之君。」襄子曰：「諾。」

張孟談於是陰見韓、魏之君曰：「臣聞唇亡則齒寒，今知伯帥二國之君伐趙，趙將亡矣，亡則二君為之次矣。」二君曰：「我知其然。夫知伯為人也，麇（或作麤）中而少親，我謀未遂而知，則其禍必至，為之奈何？」張孟談曰：「謀出二君之口，入臣之耳，人莫之知也。」二君即與張孟談陰約三軍，與之期曰（應作日），夜，遣入晉陽。張孟談以報襄子，襄子再拜之。

張孟談因朝知伯而出，遇知過（或作果）轅門之外。知過入見知伯曰：「二主殆將有變。」君曰：「何若？」對曰：「臣遇張孟談於轅門之外，其志矜，其行高。」知伯曰：「不然。吾與二主約謹矣，破趙三分其地，寡人所親之，必不欺也，子釋之，勿出於口。」知過出見二主，入說知伯曰：「二主色動而意變，必背君，不如今殺之。」知伯曰：「兵箸晉陽三年矣，旦暮當拔之而饗其利，乃有他心？不可，子慎勿復言。」知過曰：「不殺則遂親之。」知伯曰：「親之奈何？」知過曰：「魏（應增桓）宣子之謀臣曰趙葭，（應缺韓）康子之謀臣曰段規，是皆能移其

君之計。君其與二君約，破趙則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如是則二主之心可不變，而君得其所欲矣。」知伯曰：「破趙而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則吾所得者少，不可。」知過見君之不用也，言之不聽，出，更其姓為輔氏，遂去不見。

張孟談聞之，入見襄子曰：「臣遇知過於轅門之外，其視有疑臣之心，入見知伯，出更其姓。今暮不擊，必後之矣。」襄子曰：「諾。」使張孟談見韓、魏之君曰，夜期，殺守堤之吏而決水灌知伯軍。知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知伯軍而禽知伯。知伯身死、國亡、地分，為天下笑，此貪欲無厭也。夫不聽知過，亦所以亡也。知氏盡滅，唯輔氏存焉。」

### 張孟談既固趙宗

趙襄子

張孟談（或作同）既固趙宗，廣（或作廟）封疆，發五百，（應作霸）乃稱簡之途以告襄子曰：「昔者，前國地君之御有之曰：『五百之所以致天下者，約兩（或衍兩）主勢能制臣，無令臣能制主。故貴為列侯者，不令在相位，自將軍以上，不為近大夫。』今臣之名顯而身尊，權重而眾服，臣願捐（或作損）功名去權勢以離眾。」襄子恨然曰：「何哉？吾聞輔主者名顯，功大者身尊，任國者權重，信忠在己而眾服焉。此先聖之所以集國家，安社稷乎！子何為然？」張孟談對曰：「君之所言，成功之美也。臣之所謂，持國之道也。臣觀成事，聞往古，天下之美同，臣主之權均之（或作而）能美，未之有也。前事不忘，後

事之師。君若弗圖，則臣力不足。」愴然有決色。襄子去之。臥三日，使人謂之曰：「晉陽之政，臣下不使者何如？」對曰：「死僂。」張孟談曰：「左司馬見使於國家，安社稷，不避其死，以成其忠，君其行之。」君曰：「子從事。」乃許之。張孟談便厚以便名，納地釋事以去權尊，而耕於負親之丘。故曰，賢人之行，明主之政也。耕三年，韓、魏、齊、燕（或作楚）負親以謀趙，襄子往見張孟談而告之曰：「昔者知氏之地，趙氏分則多十城，復來，而今諸侯孰（或衍孰）謀我，為之奈何？」張孟談曰：「君其負劍而御臣以之國，舍臣於廟，授吏大夫，臣試計之。」君曰：「諾。」張孟談乃行，其妻之楚，長子之韓，次子之魏，少子之齊。四國疑而謀敗。

### 豫讓刺趙襄子

趙襄子

晉畢陽之孫豫讓，始事范中行氏而不說，去而就知伯，知伯寵之。及三晉分知氏，趙襄子最怨知伯，而將其頭以為飲器。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吾其報知氏之讎矣。」乃變姓名，為刑人，入宮塗廁，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者，則豫讓也。刃其扞（く一弓），曰：「欲為知伯報讎！」左右欲殺之。趙襄子曰：「彼義士也，吾謹避之耳。且知伯已死，無後，而其臣至為報讎，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之。豫讓又漆身為厲，滅須去眉，自刑以變其容，為乞人而往乞，其妻不識，曰：「狀貌不似吾夫，其音何類吾夫之甚也。」又吞炭為啞，變其音。其右謂之曰：「子之道甚

難而無功，謂子有志則然矣，謂子智則否。以子之才，而善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子之得近而行所欲，此甚易而功必成。」豫讓乃笑而應之曰：「是為先知報後知，為故君賊新君，大亂君臣之義者無此矣。凡吾所謂為此者，以明君臣之義，非從易也。且夫委質而事人，而求弑之，是懷二心以事君也。吾所為難，亦將以愧天下後世人臣懷二心者。」

居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所當（或作以）過橋下。襄子至橋而馬驚，襄子曰：「此必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於是趙襄子面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知伯滅范中行氏，而子不為報讎，反委質事知伯。知伯已死，子獨何為報讎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

范中行氏以眾人遇臣，臣故眾人報之；知伯以國士遇臣，臣故國士報之。」襄子乃喟然嘆泣曰：「嗟乎，豫子！豫子（或衍豫子）之為知伯，名既成矣，寡人舍子，亦以足矣。子自為計，寡人不舍子。」使兵環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義，忠臣不愛死以成名。君前已寬舍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故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雖死不恨。非所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義之，乃使使者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呼天（或刪呼天）擊之曰：「而可以報知伯矣。」遂伏劍而死。死之日，趙國之士聞之，皆為涕泣。

魏文侯借道於趙攻中山

趙襄子

魏文侯借道於趙攻中山。趙侯將不許。趙利曰：「過矣。魏攻中山而不能取，則魏必罷，罷則趙重。魏拔中山，必不能越趙而有中山矣。是用兵者，魏也；而得地者，趙也。君不如許之，許之大勸，彼將知矣（應作趙）利之也，必輟。君不如借之道，而示之不得已。」

秦韓圍梁燕趙救之

趙惠文王

秦、韓（或衍韓）圍梁，燕、趙救之。謂山陽君曰：「秦戰而勝三國，秦必過周、韓而有梁。三國而勝秦，三國之力雖不足以攻秦，足以拔鄭。計者不如構三國攻秦。」

腹擊為室而鉅

趙惠文王

腹擊為室而鉅，荊敢言之主。謂腹子曰：「何故為室之鉅也？」腹擊曰：「臣羈旅也，爵高而祿輕，宮室小而帑不眾。主雖信臣，百姓皆曰：『國有大事，擊必不為用。』今擊之鉅宮（或作室），將以取信於百姓也。」主君曰：「善。」

蘇秦說李兌

趙惠文王

蘇秦（或作子）說李兌曰：「雒陽乘軒車（應作里）蘇秦，（或誤某）家貧親老，無罷車駑馬，桑輪蓬篚羸（或作羸）滕，負書擔橐（應作囊），觸塵埃，蒙霜露，越漳、河（或作河漳），足重繭，日百而舍，造外闕，願見於前

口道天下之事。」李兌曰：「先生以鬼之言見我則可，若以人之事，兌盡知之矣。」蘇秦對曰：「臣固以鬼之言見君，非以人之言也。」李兌見之。蘇秦曰：「今日臣之來也暮，後郭門，藉席無所得，寄宿人田中，旁有大叢。夜半，土梗與木梗鬪曰：「汝不如我，我者（或衍者）乃土也。使我逢疾風淋雨，壞沮（或誤阻），乃復歸土。今汝非木之根，則木之枝耳。汝逢疾風淋雨，漂入漳、河，東流至海，泛濫無所止。」臣竊以為土梗勝也。今君殺主父而族之，君之立於天下，危於累卵。君聽臣計則生，不聽臣計則死。」李兌曰：「先生就舍，明日復來見兌也。」蘇秦出。

李兌舍人謂李兌曰：「臣竊觀君與蘇公談也，其辯過君，其博過君，君能聽蘇公之計乎？」李兌曰：「不能。」舍人曰：「君即不能，願君堅塞兩耳，無聽其談也。」明日復見，終日談而去。舍人出送蘇君，蘇秦謂舍人曰：「昨日我談粗而君動，今日精而君不動，何也？」舍人曰：「先生之計大而規高，吾君不能用也。乃我請君（或增堅）塞兩耳，無聽談者。雖然，先生明日復來，吾請資先生厚用。」明日來，抵掌而談。李兌送蘇秦明月（或誤日）之珠，和氏之璧，黑貂之裘，黃金百鎰（或作溢）。蘇秦得以為用，西入於秦。

## 趙收天下且以伐齊

趙惠文王

趙收天下，且以伐齊。蘇秦（應作厲）為齊上書說趙王曰：「臣聞古之賢君，德行非施於海內也，教順慈愛，非布於萬民也，祭祀時享，非當於鬼神也。甘露降，風雨時至，農夫登，年穀豐盈，眾人喜（或作善）之，而賢主惡之。今足下功力，非數痛加於秦國，而怨毒積惡，非曾深凌於韓也。臣竊外聞大臣及下吏之議，皆言主前專據，以秦為愛趙而憎韓。臣竊以事觀之，秦豈得成，愛趙而憎韓哉？欲亡韓吞兩周之地，故以韓為餌，先出聲於天下，欲鄰國聞而觀之也。恐其事不成，故出兵以佯示趙、魏。恐天下之驚覺，故微（或增伐）韓以貳之。恐天下疑己，故出質以為信。聲德於與國，而實伐空韓。臣竊觀其圖之也，意秦之謀計，必出於是。」

「且夫說士之計，皆曰韓亡三川，魏亡晉國，恃（或作是）韓未窮，而禍及於趙。且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又有勢同而患異者。昔者，楚人久伐而中山亡。今燕盡韓之河南，距沙丘，而至鉅鹿之界三百里；距於扞關，至於榆中千（或衍千）五百里。秦盡韓、魏之上黨，則地與國都邦屬而壤挈（く一せゝ）者七百里。秦以三軍強弩坐羊唐（或作腸）之上，即地去邯鄲百二十里。且秦以三軍攻王之上黨而危其北，則句注之西，非王之有也。今魯（或作踰）句注、禁常山而守，三百里通於燕之唐、曲吾（或作遇，逆），此代馬胡駒（或作犬）不東，而崑山之玉不出也。」

此三寶者，又非王之有也。今從於疆秦國（或作與）久伐齊，臣恐其禍出於是矣。昔者，五國之王，嘗合橫而謀伐趙，參分趙國壤地，著之盤盂，屬之讎柞。五國之兵出有日矣，韓（或作齊）乃西師以禁秦國，使秦發令素服而聽，反溫、枳（或作軹）、高平於魏，反三公（或作丕分）、什清（或作先俞）於趙，此王之明知也。夫韓（或作齊）事趙宜正（或衍正）為上交；今乃以抵罪取伐，臣恐其後事王者之不敢自必也。今王收（或增齊），天下必以王為義。韓（或作齊）危（或作抱）社稷以事王，天下必重王。

。然則韓（或作齊）義王以天下就之，下至韓（或作齊）慕，王以天下禁之，是一世之命，制於王已。臣願大王深與左右羣臣卒計而重謀，先事成慮而熟圖之也。」

**齊攻宋奉陽君不欲**

趙惠文王

齊攻宋，奉陽君不欲，客請奉陽君曰：「君之春秋高矣，而封地不定，不可不熟圖也。秦人貪，韓、魏危，衛（或作燕）、楚正（或作僻），中山之地薄，宋罪重，齊怒深，殘伐亂宋，定身封，德強齊，此百代之一時也。」

**韓效上黨以和秦**

趙孝城王

秦王謂公子他曰：「昔歲轂下之事，韓為中軍，以與諸侯攻秦。韓與秦接境壤界，其地不能千里，展轉不可約。日

者秦、楚戰於藍田，韓出銳師以佐秦，秦戰不利，因轉與楚，不固信盟，唯便是從。韓之在我，心腹之疾。吾將伐之，何如？」公子他曰：「王出兵韓，韓必懼，懼則可以不戰而深取割。」王曰：「善。」乃起兵，一軍臨熒（應作滎）陽，一軍臨太行。

韓恐，使陽城君入謝於秦，請效上黨之地以為和。令韓陽告上黨之守靳黈曰：「秦起二軍以臨韓，韓不能有（應作支）。今王令韓興兵以上黨入和於秦，使陽言之太守，太守其效之。」靳黈曰：「人有言：挈瓶之知，不失守器。王則有令，而臣太守（或誤失），雖王與子，亦其猜焉。臣請悉發守以應秦，若不能卒，則死之。」韓陽趨以報王

，王曰：「吾始已諾於應侯矣，今不與，是欺之也。」乃使馮亭代靳黈。

馮亭守三十日，陰使人謂趙王曰：「韓不能守上黨，且以與秦，其民皆不欲為秦，而愿為趙。今有城市之邑七十（或作十七），願拜內之於王，唯王才之。」趙王喜，召平原（應作陽）君而告之曰：「韓不能守上黨，且以與秦，其吏民不欲為秦，而皆願為趙。今（或誤令）馮亭令使者以與寡人，何若？」趙豹對曰：「臣聞（應刪臣聞）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曰：「人懷吾義，何謂無故乎？」對曰：「秦蠶食韓氏之地，中絕不令相通，故自以為坐受上黨也。且夫韓之所以內趙者，欲嫁其禍也。秦被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強大不能得之於小弱，而小弱顧能得之強

大乎？今王取之，可謂有故乎？且秦以牛田（或作甲），水通糧，其死士皆列之於上地，令嚴政行，不可與戰。王自圖之！」王大怒曰：「夫用百萬之眾，攻戰（或作齊）踰年歷歲，未得一城也。今不用兵而得城七十，何故不為？」趙豹出。

王召趙勝、趙禹而告之曰：「韓不能守上黨，今其守以與寡人，有城市之邑七十。」二人對曰：「用兵踰年，未得一城，今坐而得城（應增七十），此大利也。」乃使趙勝往受地。

趙聖至曰：「敝邑之王，使使者臣勝，（或增告）太守有詔，使臣勝謂曰：『請以三萬戶之都封太守，千戶封縣令

，諸吏皆益爵三級，民能相集者，賜家六金。』」馮亭垂涕而勉（或作免）曰：「是吾處三不義也：為主守地而不能死，而以與人，不義一也；主內之秦，不順主命，不義二也；賣主之地而食之，不義三也。」辭封而入韓，謂韓王曰：「趙聞韓不能守上黨，今發兵已取之矣。」

韓告秦曰：「趙起兵取上黨。」秦王怒，令公孫起、王齕（一√）以兵遇趙於長平。以

### 蘇秦為趙王使於秦

趙肅侯

蘇秦為趙王使於秦，反，三日不得見。謂趙王曰：「秦乃者過柱山，有兩木焉。一蓋呼侶，一蓋哭（或增秦）。問其故，對曰：『吾已大矣，年已長矣，吾苦夫匠人，且以

繩墨案規矩刻鏤我。一蓋曰：『此非吾所苦也，是故吾事也。吾所苦夫鐵鉉然，自入而出夫人者。』今臣使於秦，而三日不見，無有謂（應作為）臣為鐵鉉者乎？」

**甘茂為秦約魏以攻韓宜陽**

趙武靈王

甘茂為秦約魏以攻韓宜陽，又北之趙，冷向謂強國曰：

「不如令趙拘甘茂，勿出，以與齊、韓、秦市。齊王欲求救宜陽，必效縣狐氏。韓欲有（應作存）宜陽，必以路涉、端氏賂趙。秦王欲得宜陽，不愛名寶，且拘茂也，且以置公孫赫、樗里疾。」

**謂皮相國**

趙悼襄王

謂皮相國曰：「以趙之弱而據之建信君，涉孟之讎然者何也？以從為有功也。齊不從，建信君知從之無功。建信者（或作君）安能以無功惡秦哉？不能以無功惡秦，則且出兵助秦攻魏，以楚、趙分齊，則是強畢矣。建信、春申從，則無功而惡秦。秦分齊，齊亡魏，則有功而善秦。故兩君者，奚擇有功之（應缺與）無功為知哉？」

**或謂皮相國**

齊悼襄王

或謂皮相國曰：「魏殺呂遼而衛兵，亡其北（或作比）陽而梁危，河間封不定而齊（應作趙）危，文信不得志，三晉倍之憂也。今魏恥未滅，趙患又起，文信侯之憂大矣。」

齊不從，三晉之心疑矣。憂大者不計而構（應作講），心疑者事秦急。秦、魏之構，不待割而成。秦從楚、魏攻齊，獨吞趙，齊、趙必俱亡矣。」

### 趙王封孟嘗君以武城

趙惠文王

趙王封孟嘗君以武城。孟嘗君擇舍人以為武城吏，而遣之曰：「鄙語豈不曰，借車者馳之，借衣者被之哉？」皆對曰：「有之。」孟嘗君曰：「文甚不取也。夫所借衣車者，非親友，則兄弟也。夫馳親友之車，被兄弟之衣，文以為不可。今趙王不知文不肖，而封之以武城，願大夫之往也，毋伐樹木，毋發屋室，訾然使趙王悟而知文也。謹使可全而歸之。」

### 謂趙王曰三晉合而秦弱

趙武靈王

謂趙王曰：「三晉合而秦弱，三晉離而秦強，此天下之所明也。秦之有燕而伐趙，有趙而伐燕；有梁而伐趙，有趙而伐梁；有楚而伐韓，有韓而伐楚；此天下之所明見也。然山東不能易其路，兵弱也。弱而不能相壹，是何楚（或作秦）之知，山東之愚也。是臣所為山東之憂也。虎將即禽，禽不知虎之即己也，而相鬪兩罷，而歸其死於虎。故使禽知虎之即己，決不相鬪矣。今山東之部不知秦之即己

也，而尚相鬪兩敝，而歸其國於秦，知不如禽遠矣。願王熟慮之也。

「今事有可急者，秦之欲伐韓、梁東闕於周室甚，惟寐亡（應作忘）之。今南攻楚者，惡三晉之大（應作相）合也。今攻楚休而復之，已五年矣，攘地千餘里。今謂楚王：『苟來舉玉趾而見寡人，必與楚為兄弟之國，必為楚攻韓、梁，反楚之故地。』」楚王美秦之語，怒韓、梁之不救己，必入於秦。（應增秦）有謀故殺（或作發）使之趙，以燕餌趙，而離三晉。今王美秦之言而欲攻燕，攻燕，食未飽而禍已及矣。楚王入秦，秦、楚為一，東面而攻韓。韓南無楚，北無趙，韓不待伐，割挈馬兔（或作免）而西走。秦與韓為上交，秦禍安（或作案）移於梁矣。以秦之強，有楚、韓之用，梁不待伐矣。割挈馬兔而西走，秦與梁為上交，秦禍案攘於（或作環中）趙矣。以強秦之有韓、梁、楚，與燕之怒，割必深矣。國之舉此，臣之所為來。臣故曰：事有可急為者。

及楚王之未入也，三晉相親相堅，出銳師以戍韓、梁西邊，楚王聞之，必不入秦，秦必怒而循攻楚，是秦禍不離楚也，便於三晉。若楚王入，秦見三晉之大合而堅也，必不出楚王，即多割，是秦禍不離楚也，有利於三晉。願王之熟計之也急！」

趙王因起兵南（或增伐山戎）戍韓、梁之西邊。秦見三晉之堅也，果不出楚王印（或作印），而多求地。

卷十九 趙策二 七章

蘇秦從燕之趙始合從

秦攻趙

張儀為秦連橫說趙王

趙武靈王胡服騎射

王立周紹為傳

趙燕後胡服

王破原陽

蘇秦從燕之趙始合從

趙肅侯

蘇秦從燕之趙，始合從，說趙王曰：「天下之卿相人臣，乃至布衣之士，莫不高賢大王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妬，大王不得任事，是以外賓客遊談之士，無敢盡忠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大王乃今然後得與士民相親，臣故敢獻其愚，效愚（或刪效愚）忠。為大王計，莫若安民無事，請無庸有為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不得則民終身不得安。請言外患：齊、秦為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絕人之交，愿大王慎無出於口也。」

請屏左右，曰（白之誤）言所以異，陰陽而已矣。大王誠能聽臣，燕必致氈裘狗馬之地，齊必致海隅魚鹽之地，楚必致桔柚雲夢之地，韓、魏皆可使致封地湯沐之邑，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效實，五伯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殺而爭也。今大王垂拱而兩有之，是臣之所以為大王願也。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效宜陽。宜陽效則上郡絕，河外割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熟計也。夫秦下軹道則南陽動，劫韓包周則趙自銷鑠，據衛取淇則齊必入朝。秦欲已得行（或衍行）於山東，則必舉甲而向趙。秦甲涉河踰漳，據番吾，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以為大王患也。

「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若趙強。趙地方二（或作三）千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數十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且秦之所畏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甲而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

，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則不然。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稍蠶食之，傳之國都而止矣。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韓、魏臣（或刪韓魏臣）於秦，秦無韓、魏之隔，禍（或增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以為大王患也。

「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卒不過三千人，車不過三

百乘，立為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國之強弱，內度其士卒之眾寡、賢與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節，固已見於胸中矣，豈掩（或作闇）於眾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

「臣竊以天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并力為一，西面而攻秦，秦破必矣。今見破於秦（或刪見破於秦），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言之哉！夫橫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與秦成。與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或增笙琴）瑟之音，察五味之和，前有軒轅，後有長庭（或作姁），美人巧笑，卒有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橫人日夜務以秦權恐獨丁一廿（或作喝，喝丐𠂔、）諸侯，以求割地。願大王之熟計之也。」

「臣聞，明王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跡，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強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六國從親（或誤國），以償畔秦。令天下之將相，相與會於洹水之上，通質刑白馬以盟之。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食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以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皋，魏塞午道，趙涉河，漳，博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上常山，楚軍武關，齊涉渤海，韓、魏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渤海，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先背

約者，五國共伐之。六國從親以擯（或作賓，賓）秦，秦必不敢出兵於函谷關以害山東矣！如是則伯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蒞國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封蘇秦為武安君，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以約諸侯。

## 秦攻趙

趙孝成王

秦攻趙，蘇子為（應衍為）謂秦王曰：「臣聞明王之於其民也，博論而技藝之，是故官無乏事而力不困；於前言也，多聽而時用之，是故事無敗業而惡不章。臣願王察臣之所謁，而效之於一時之用也。臣聞懷重寶者，不以夜行；

任大功者，不以輕敵。是以賢者任重而行恭，知者功大而辭順。故民不惡其尊，而世不妬（或誤妬）其業。臣聞之：百倍之國者，民不樂後也；功業高世者，人主不再行也；力盡之民，仁者不用也；求得而反靜，聖主（或作王）之制也；功大而息民，用兵之道也。今用兵重申不休，力盡不罷，趙怒（應作怒趙）必於其己邑，趙僅存哉！然而四輪（或作輪）之國也，今雖得邯鄲，非國之長利也。意者

，地廣而不耕，民贏而不休，又嚴之以刑罰，則雖從而中止矣。語曰：『戰勝而國危者，物不斷也。功大而權輕者

，地不入也。』故過任之事，父不得於子；無已之求，君不得於臣。故微之為著者強，察乎息民者為用者伯，明乎輕之為重者王。」

秦王曰：「寡人案兵息民，則天下必為從，將以逆秦。」蘇子曰：「臣有以知天下之不能為從以逆秦也。臣以田單、如耳為大過也。豈獨田單、如耳為大過哉？天下之主亦盡過矣！夫慮收亡（或作破）齊、罷楚、敝魏與不可知之趙，欲以窮秦折韓，臣以為至愚也。夫齊威、宣，世之賢主也，德博而地廣，國富而用民（應作民用），將武而兵強。宣王用之，後富（或作破）韓威魏，以南伐楚，西攻秦，（應增秦）為齊兵困於穀塞（或作函）之上，十年攘地，秦人遠迹不服，而齊為虛戾。夫齊兵之所以破，韓、

魏之所以僅存者，何也？是則伐楚攻秦，而後受其殃也。今富非有齊威、宣之餘也，精兵非有富韓勁魏之庫也，而將非有田單、司馬之慮也。收破齊、罷楚、弊魏、不可知之趙，欲以窮秦折韓，臣以為至誤。臣以（或增為）從一不可成也。客有難者，今臣（或作人）有患於世。夫刑名之家，皆曰『白馬非馬』也。已若白馬實馬，乃使有白馬之為也。此臣之所患也。

「昔者，秦人下兵攻懷，服其人，三國從之。趙奢、鮑佞（或作接）將，楚有四人起而從之。臨懷而不救，秦人去而不從。不識三國之憎秦而愛懷邪？忘（或作亡）其憎懷而愛秦邪？夫攻而不救，去而不從，是以（應增知）三國之兵困，而趙奢、鮑佞之能也。故裂地以敗於齊。田單將

齊之良，以兵橫行於中十四年，重申不敢設兵以攻秦折韓也，而馳於封內，不識從之一成惡存也。」

於是秦王解兵不出於境，諸侯休，天下安，二十九年不相攻。

### 張儀為秦連橫說趙王

趙武靈王

張儀為秦連橫，說趙王曰：「弊邑秦王使臣敢獻書於大王御史。大王收率天下以賓秦，秦兵不敢出（或作去）函谷關十五年矣。大王之威，行於天下山東（或刪山東）。弊（敝之誤）邑恐懼懾伏，繕（或作綴）甲厲兵，飾車騎，習馳射，力田積粟，守四封之內，愁居懾處，不敢動搖，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今秦以大王之力，西舉巴蜀，并漢中，東收兩周而西遷九鼎，守白馬之津。秦雖辟遠，然而心忿悁含怒之日久矣。今宣（應作寡）君有微（應作敝）甲鈍兵，軍於澠池，願渡河踰漳，據番吾，迎戰邯鄲之下。願以甲子之日合戰，以正殷紂之事。敬使臣先以聞於左右。」

「凡大王之所信以為從者，恃蘇秦之計。（或增蘇秦）熒惑諸侯，以是為非，以非為是，欲反覆齊國而不能，自令車裂於齊之市。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今楚與秦為昆弟之國，而韓、魏稱為（或作於）東蕃（或作藩亡弓ノ）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求與人鬪，失其黨而孤居，求欲無危，豈可得哉？今秦發三將軍

，一軍塞午道，告齊使興師度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軍於成皋，驅韓、魏而軍於河外；一軍軍於澠池。約曰，四國為一以攻趙，破趙而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隱情，先以聞於左右。臣切（應作竊）為大王計，莫如與秦遇於澠池，面相見而身相結也。臣要求案兵無攻，愿大王之定計。」

趙王曰：「先王之時，奉陽君相，專權擅勢，蔽晦先王，獨制官事。寡人宮居，屬於師傅，不能與國謀。先生棄羣臣，寡人年少，奉祠祭之日淺，私心固竊疑焉。以為一從不事秦，非國之長利也。乃且願變心易慮，剖地謝前過以事秦。方將約車趨行，而適聞使者之明詔。」於是乃以車三（或作二）百乘入朝澠池，割河間以事秦。

### 趙武靈王胡服騎射

趙武靈王

武靈王平晝間居，肥義侍坐，曰：「王慮世者之變，權甲兵之用，念簡、襄之迹，計胡、狄之利乎？」王曰：「嗣不忘先德，君之道也；錯質務明主之長，臣之論也。是以賢君靜而（或衍而）有道民便事之教，動（或增而）有明古先世之功。為人臣者，窮有弟長辭讓之節，通有補民益主之業。此兩者，君臣之分也。今吾欲繼襄主（或誤王）之業，啟胡、翟之鄉，而卒世不見也。敵弱者，用力少而功多，可以無盡百姓之勞，而享往古之勳。夫有高世之功者，必負遺俗之累；有獨知之慮者，必被庶人之恐。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矣（或作奈何）。」

「肥義曰：「臣聞之，疑事無功，疑行無名。今王即定負遺俗之慮，殆毋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昔舜舞有苗，而禹袒入裸國，非以養欲而樂志也，欲以論德而要功也。愚者闇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王其遂行之。」王曰：「寡人非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之。狂夫之樂，知者哀焉；愚者之笑，賢者戚焉。世有順我者，則胡服之功（或誤攻）未可知也。雖毆世以笑我，胡地（或作服）中山吾必有之。」

王遂胡服。使王孫緤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且將以朝，亦欲叔之服之也。家聽於親，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主，先王之通誼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夫制國有常，而利民為本

；從政有經，而令行為上。故明德在於論賤，行政我在於信貴。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出（或作止），功有所止（或作出）。事成功立，然後德且見也。今寡人恐叔逆從政之經，以輔公叔之議。且寡人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寡人願募（或作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緤謁之叔，請服焉。」

公子成再拜葉：「臣固聞王之胡服也，不佞寢疾，不能趨走，是以不先進。王今命之，臣固敢竭其愚忠。臣聞之，中國者，聰明叡知之所居也，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賢聖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藝之

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今王釋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畔學者，離中國，臣願大王圖之。」

使者報王。王曰：「吾固聞叔之病也。」即之公叔成家，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觀其鄉而順宜，因其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被（或作祝，剪）髮文身，錯臂左衽，甌（或作林，臨）越之民也。黑齒雕題，鯁（或作却）冠絺縫（或作紉彳乂），大吳之國也。禮服不同，其便一也。是以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故聖人苟可以利其民，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禮異，中國同俗而教離，又況山谷之便（或作士）乎？故去就之變，

知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賢聖不能同。窮鄉多異，曲學多辯，不知而不疑，異於己而不非者，公於求善也。今卿（或誤鄉）之所言者，俗也。吾之所言者，所以制俗也。今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與齊、中山同之，而無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胡之境，西有樓煩、秦、韓之邊，而無騎射之備。故寡人且聚舟楫之用，求水居之民，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其（或作燕）參胡、樓煩、秦、韓之邊。且昔者簡主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襄王（應作主）兼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知之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強兵，侵掠吾地，係累吾民，引水圍鄣，非社稷之神靈，即鄣幾不守。先王忿之，其怨

未能報也。今騎射之服，近可以備上黨之形，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也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而忘國事之恥，非寡人所望於子！」

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議，敢道世俗之間。（或作聞），今欲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聽今（應作令）。」再拜。乃賜胡服。

趙文進諫曰：「農夫勞（或缺力）而君子養焉，政之經也。愚者陳意而知者論焉，教之道也。臣無隱忠，君無蔽言，國之祿也。臣雖愚，願竭其忠。」王曰：「慮無惡（或作變）擾，忠無過罪，子其言乎。」趙文曰：「當世輔俗，古之道也。衣服有常，禮之制也。修（應作循）法無愆

，民之職也。三者，先聖之所以教。今君釋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故臣願王之圖之。」王曰：「子（應作卿）言世俗之間。常民溺於習俗，學者沉於所聞。此兩者，所以成官而順政也，非所以觀遠而論始也。且夫三代不同服而王，五伯不如教而政。知者作教，而愚者制焉。賢者議俗，不肖者拘焉。夫制於服之民，不足與論心；拘於俗之眾，不足與致意。故勢與俗化，而禮與變俱，聖人之道也。承教而動，循法無私，民之職也。知學之人，能與聞遷；達於禮之變，能與時化。故為己者不待人，制今者不法古，子其釋之。」

趙造諫曰：「隱忠不竭，奸之屬也。以私誤國，賤（應作賊）之類也。犯姦者身死，賤（應作賊）國者族宗。反

（或作有）此兩者，先聖（應作王）之明刑，臣下之大罪也。臣雖愚，願盡其忠，無遁其死。」王曰：「竭意不諱，（或作讓）忠也。上無蔽言，明也。忠不辟危，明不距人。子其言乎。」

趙造曰：「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俗而動。因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據俗而動者，慮徑而易見也。今王易初不循俗，胡服不顧世，非所以教民而成禮也。且服奇者志淫，俗辟者亂民。是以蒞國者不襲奇辟之服，中國不近蠻夷之行，非所以教民而成禮者也。且循法無過，修（應作循）禮無邪，臣願王之圖之。」

王曰：「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宓戲（或作伏羲）、神農教而不誅，皇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觀時而制法，因事而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禮（或作理）世不必一其道，便國不必法古。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

。且服奇而志淫，是鄒、魯無奇（或作衰）行也；俗辟而民易，是吳、越無俊民也。是以聖人利身之謂服，便事之謂教，進退之謂節，衣服之（應增謂）制，所以齊常民，非所以論賢者也。故聖與俗流，賢與變俱。諺曰：『以書為御者，不盡於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於事之變。』」

故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其勿反也。」

### 王立周紹為傳

趙武靈王

王立周紹為傳，曰：「寡人始行縣，過番吾，當子為子之時，踐石以上者皆道子之孝。故寡人問子以璧，遺子以酒食，而求見子。子謁（應作謂）病而辭。人有言子者曰：『父之孝子，君之忠臣也。』故寡人以子之知慮，為辯足以道人，危足以持難，忠可以寫意，信可以遠期。詩（應作諺）云：「服難以勇，治亂以知，事之計也。立傳以行

，教少以學，義之經也。循計之事，失（或作佚）而（應增不）累；訪議之行，窮而不憂。『故寡人欲子之胡服以傳王乎（應作子）。』

周紹曰：「王失論矣，非賤臣所敢任也。」王曰：「選子莫若父，論臣莫若君。君，寡人也。」周紹曰：「立傳之道六。」王曰：「六者何也？」周紹曰：「知慮不躁達於變，身行寬惠達於禮，威嚴不足以易於位，重利不足以變其心，恭於教而不快，和於下而不危。六者，傳之才，而臣無一焉。隱中（或作忠）不竭（或作謁），臣之罪也。傳命僕官，以煩有司，吏之恥也。王請更論。」王曰：「知此六者，所以使子。」周紹曰：「乃國未通於王胡服

。雖然，臣，王之臣也，而王重命之，臣故不聽令乎？」再拜，賜胡服。

王曰：「寡人以王子為子任，欲子之厚愛之，無所見醜。御道之以行義，勿令溺苦於學。事君者，順其意，不逆其志。事先者，明其高，不倍其孤。故有臣可命，其國之祿也。子能行是，以事寡人者畢矣。《書》云：『去邪無疑，任賢勿貳。』寡人與子，不用人矣。」遂賜周紹胡服衣冠，具帶黃金師比，以傳王子也。

### 趙燕後胡服

趙武靈王

趙燕後胡服，王令讓之曰：「事主之行，竭意盡力，微諫而不譁，應對而不怨，不逆上以自伐，不立私以為名。子道順而不拂，臣行讓而不爭。子用私道者家必亂，臣用私義者國必危。反親以為行，慈父不子；逆主以自成，惠主不臣也。寡人胡服，子獨弗服，逆主罪莫大焉。以從政為累，以逆主為高，行私莫大焉。故寡人恐親犯刑戮之罪，以明有司之法。」趙燕再拜稽首曰：「前吏命胡服，施及賤臣，臣以失令過期，更（或作史）不用侵辱教，王之惠也。臣敬循（或作修）衣服，以待今（或作令）日。」

### 王破原陽

趙武靈王

王破原陽，以為騎邑。牛贊進諫曰：「國有固籍，兵有常經，變籍則亂，失經則弱。今王破原陽，以為騎邑，是變籍而棄經也。且習其兵者輕其敵，使其用者易其難。今民

便其用而王變之，是損（或作捐）君而弱國也。故利不百者不變俗，功不什者不易器。今王破卒散兵，以奉騎射，臣恐其攻獲之利，不如所失之費也。」

王曰：「古今異利，遠近易用。陰陽不同道，四時不一宜。故賢人觀時，而不觀於時；制兵，而不制於兵。子知官府之籍，不知器械之利；知兵甲之用，不知陰陽之宜。故兵不當於用，何兵之不可易？教不變於事，何俗之不可變？昔者先君襄主與代交地，城境封之，名曰無窮之門，所以昭（或作詔）後而期遠也。今重甲循（或作修）兵，不可以踰險，仁義道德，不可以來朝。吾聞信不棄功，知不遺時，今（或誤令）子以官府之籍，亂寡人之事，非子所知（或作智）。」

牛贊再拜稽首曰：「臣敢不聽令乎？」至（應作王）遂胡服，率騎入胡，出於遺遺之門，踰九限之固，絕五徑（或作徑）之險，至榆（或作胡）中，辟地千里。

趙惠文王三十年

趙使機郝之秦

齊破燕趙欲存之

秦攻趙藺離石祁拔

富丁欲以趙合齊魏

魏因富丁且合於秦

魏使人因平原君請從於趙

平原君請馮忌

平原君謂平陽君

秦攻趙於長平

秦攻趙平原君使人請救於魏

秦趙戰於長平

魯仲連不帝秦

說張相國

鄭同北見趙王

建信君貴於趙

衛靈公近雍疸彌子瑕

或謂建信君之所以事王者

苦成常謂建信君

希寫見建信君

魏魀謂建信君

秦攻趙鼓鐸之音聞於北堂

齊人李伯見孝成王

## 趙惠文王三十年

趙惠文王

趙惠文王三十年，趙惠文王三十年，相都平（或作平都）君天單問趙奢曰：「吾非不說將軍之兵法也，所以不服者，獨將軍之用眾。用眾者，使民不得耕作，糧食輓賃不可給也。此坐而自破之道也，非單之所為也。單聞之，帝王之兵，所用者不過三萬，而天下服矣。今將軍必負十萬、二十萬之眾乃用之，此單之所不服也。」

馬服（或增君）曰：「君非徒不達於兵也，又不明其時勢。夫吳干之劍，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匱；薄之柱上而擊之，則折為三，質之石上而擊之，則碎為百。今以三萬之眾而應強國之兵，是薄柱擊石之類（或作謂）也。且夫吳干之劍材，難夫毋脊之厚，而鋒不入，無脾之薄，而刀不斷。兼有是兩者，無鈞罕（或作罕）鐔蒙須（或作頃）之便，操其刀而刺，則未入而手斷。君無十餘、二十萬之眾，而為此鈞罕鐔蒙須之便，而徒以三萬行於天下，君焉能乎？且古者，四海之內，分為萬國。城雖大無過三百（應衍百）丈者；人雖眾，無過三千家者，而以集兵三萬，距此奚難哉！今取古之為萬國者，分以為戰國七，能具數十萬之兵，曠日持久，數歲，即君之齊已。齊以二十萬之眾攻荊，五年乃罷。趙以二十萬之眾攻中山，五年乃歸。今者，齊、韓相方，而國圍攻焉，豈有敢曰，我其以三萬救是者乎哉？今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也，而索以三萬之眾，圍千丈之城，不存其一角，而野戰不足用也，君將以此何之？」都平君喟然太息曰：「單不至也！」

**趙使机郝之秦**

趙惠文王

趙使机郝（或作仇液，仇赫）之秦，請向魏冉。宋突謂机郝曰：「秦不聽，樓緩必怨公。公不若陰辭樓子曰：『請無急秦王。』」秦王見之相魏冉之不急也，且不聽公言也，是事而不成（應增以德樓子事成），魏冉固德公矣。」

**齊破燕趙欲存之**

趙武靈王

齊破燕，趙欲存之。樂毅謂趙王曰：「今無約而攻齊，齊必讎趙。不如請以河東易燕地於齊。趙有河北，齊有河東，燕、趙必不爭矣。是二國親也。以河東之地強齊，以燕以趙輔之，天下憎之，必皆事王以伐齊。是因天下以破齊也。」王曰：「善。」乃以河東易齊，楚、魏憎之，令淖滑、惠施之趙，請伐齊而存燕。

**秦攻趙蘭離石祁拔**

趙惠文王

秦攻趙，蘭、離石、祁拔。趙以公子郢為質於秦，而請內焦（或作應）、黎、牛狐之城，以易蘭、離石，祁於趙（或誤秦）。趙背秦，不予焦、黎、牛狐。秦王怒，令公子繒請地。趙王乃令鄭朱對曰：「夫蘭、離石、祁之地，曠遠於趙，而近於大國。有先王之明與先臣之力。故能有之。今寡人不逮，其社稷之不能恤，安能收恤蘭、離石，祁乎？寡人有不令之臣，實為此事也，非寡人之所敢知。」卒倍秦。

秦王大怒，令衛胡易（或衍易）伐趙，攻闕（一弓）與。趙奢將救之。魏令公子咎以銳師居安邑，以挾秦。秦敗於闕與，反攻魏幾，廉頗救幾，大敗秦師。

### 富丁欲以趙合齊魏

趙惠文王

富丁欲以趙合齊、魏，樓緩欲以趙合秦、楚。富丁恐主父之聽樓緩而合秦、楚也。

司馬淺為富丁謂主父曰：「不如以順齊。今我不順齊伐秦，秦、楚必合而攻韓、魏。韓魏告急於齊，齊不欲伐秦，必以趙為辭，則（應增不）伐秦者趙也，韓、魏必怨趙。齊之兵不西，韓必聽秦違齊。違齊而親，兵必歸於趙矣。今我順而齊不西，韓、魏必絕齊，絕齊則皆事我。且我順

齊，齊無而（或誤不）西。日者，樓緩坐魏三月，不能散齊、魏之交。今我順而齊、魏果西，是罷齊敝秦也，趙必為天下重國。」主父曰：「我於三國攻秦，是俱敝也。」曰：「不然。我約三國而告之秦（應衍秦），以未構（或作講）中山也。三國欲伐秦之果也，必聽我，欲和我。中山聽之，是我以王因（三國之誤）饒中山而取地也。中山不聽，三國必絕之，是中山孤也。三國不能和，我雖少出兵可也。我分兵而孤樂中山，中山必亡（或作之）。我已亡中山，而以餘兵與三國攻秦，是我一舉而兩取地於秦、中山也。」

**魏因富丁且合於秦**

趙惠文王

魏因富丁且合於秦，趙恐，請效地於魏而聽薛公。教子欬（ㄎㄨㄛˊ）謂李兌曰：「趙畏橫之合也，故欲效地於魏而聽薛公。公不如令主父以地資周最，而請相之於魏。周最以天下辱（或誤厚）秦者也，今相魏，魏秦必虛矣。齊、魏雖勁，無秦不能傷趙。魏王聽，是輕齊也。秦、魏雖勁，無齊不能得趙。此利於趙而便於周最也。」

**魏使人因平原君請從於趙**

趙孝成王

魏使人因平原君請從於趙。三言之，趙王不聽。出遇虞卿曰：「為入必語從。」虞卿入，王曰：「今者平原君為魏請從，寡人不聽。其於子何如？」虞卿曰：「魏過矣。」王曰：「然，國外寡人不聽。」虞卿曰：「王亦過矣。」王曰：「何也？」曰：「凡強弱之舉事，強受其利，弱受其害。今魏求從，而王不聽，是魏求害，而王辭利也。臣故曰，魏過，王亦過矣。」

**平原君請馮忌**

趙孝成王

平原君請（應作謂）馮忌曰：「吾欲北伐上黨，出兵攻燕，何如？」馮忌對曰：「不可。夫以秦將武安君公孫起乘七勝之威，而與馬服之子戰於長平之下，大敗趙師，因以其餘兵，圍邯鄲之城。趙以亡敗之餘眾，收破軍之敝守，而秦罷於邯鄲之下，趙守而不可拔（應增然）者，以攻難

而守者易也。今趙非有七克之威也，而燕非有長平之禍也。今七敗之禍未復，而欲以罷趙攻強燕，是使弱趙為強秦之所以攻，而使強燕為弱趙之所以守。而強秦以休兵承趙之敝，此乃強吳之所以亡，而弱越之所以霸。故臣未見燕之可攻也。」

平原君曰：「善哉。」

### 平原君謂平陽君

趙孝成王

平原君謂平陽君曰：「公子牟游於秦，且東，而辭應侯。應侯曰：『公子將行矣，獨無以教之乎？』」曰：「且微君之命命之也，臣固且有效於君。夫貴不與富期，而富至，富不與梁肉期，而梁肉至；梁肉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驕奢不與死亡期，而死亡至。累世以前，坐此者多矣。」應侯曰：「公子之所以教之者厚矣。」僕得聞此，不忘於心。願君之亦勿忘也。」平陽君曰：「敬諾。」

### 秦攻趙於長平

趙孝成王

秦攻趙於長平，大破之，引兵而歸。因食索六城於趙而講。（或作媾）趙計未定。樓緩新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與秦城何如？不與何如？」樓緩辭讓曰：「此非人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官於魯，病死。婦人為之自殺於福中者二八。其母聞之，不肯哭也。相室曰

：「焉有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是人不隨。今死，而婦人為死者十六人。若是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故從母言之，之為賢母也；從婦言之，必不免為妬婦也。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與，則非計也；言與之，則恐王以臣之為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為王計之，不如予之。」王曰：「諾。」

虞卿聞之，入見王，王以樓緩言告之。虞卿曰：「此飾說也。」秦即解邯鄲之味，而趙王入朝，使趙郝約事於秦，割六縣而講（或衍以上二十四字）。王曰：「何謂也？」虞卿曰：「秦之攻趙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

王而不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攻以資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以救矣。」

王又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曰：「虞卿能盡知秦力之所至乎？誠（或增不）知秦力之不（或作所）至，此彈丸之地，猶不予也，令秦來年復攻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王曰：「誠聽子割矣，子能必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樓緩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昔者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釋韓、魏而獨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為足下解負親之攻，啟關通敝（或作弊，幣），

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不取於秦，王之所以事秦者，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

王以樓緩之言告（應增虞卿）。虞卿曰：「樓緩言不媾，來年秦復攻王，得無更割其內而媾（或作講）。今媾，樓緩又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雖割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媾也，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媾（或作講）。秦雖善攻，不能取六城；趙雖不能守，而不至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五（或作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強秦？今樓緩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

即坐而地盡矣。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予之乎？不與，則是棄前貴（或作功，資）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強者善攻，而弱者不能自守。』今坐而聽秦，而秦兵不敝而多得地，是強秦而弱趙也。以益愈強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固不止矣。且秦，虎狼之國也，無禮義之心。其求無已，而王之地有盡。以有盡之地，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故曰：此飾說也。王必勿與。」王曰：「諾。」

樓緩聞之，入見於王，王又以虞卿言告之。樓緩曰：「不然，虞卿得其一，未知其二也。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我將因強而乘弱』。今逵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應增勝）者，則必盡在於秦矣。故不若亟割地求

和，以疑天下，慰秦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怒，秦（或作乘）趙之敝（幣之誤）而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王以此斷之，勿復計也。」

虞卿聞之，又入見王曰：「危矣，樓子之為秦也！夫趙兵困於秦，又割地為和，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心哉？是不亦大示天下弱乎？且臣曰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王以五城賂齊。齊，秦之深讎也，得王五城，并立而西擊秦也，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是王失於秦而取償於秦（或刪以上十字），一舉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因發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

虞卿未反，秦之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逃去。

### 秦攻趙平原君使人請救於魏

趙孝成王

秦攻趙，平原君使人請救於魏。信陵君發兵至邯鄲城下，秦兵罷。虞卿為平原君請益地，謂趙王曰：「夫不鬪一卒，不頓一戟，而解二國患者，平原君之力也。用人之力，而忘人之功，不可。」趙王曰：「善。」將益之地。公孫龍聞之，見平原君曰：「君無覆軍殺將之功，而封以東武城。趙國豪杰之士，多在君之右，而君為相國者以親故。夫君封以東武城不讓無功，佩趙國相印不辭無能，一解國患，欲求益地，是親戚受封，而國人計功也。為君計者，不如勿受便。」平原君曰：「謹受令。」乃不受封。

## 秦趙戰於長平

趙孝成王

秦趙戰於長平，趙不勝（或衍不勝），亡一都尉。趙王召樓昌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復（或作係）死，寡人使卷甲而趨之，何如？」樓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而為媾（或作媾，講）。」虞卿曰：「夫言媾者，以為不媾者軍必破，而制媾者在秦。且王之論秦也，欲破王之軍乎？其不邪？」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破趙軍。」虞卿曰：「王聊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寶，必入吾使。趙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合從也，且必恐。如此，則媾乃可為也。」

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為媾，發鄭朱入秦，秦內之。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媾秦，秦已內鄭朱矣，子以為奚如？」虞請曰：「王必不得媾，軍必破矣，天下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趙之貴人也，而入於秦，秦王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為媾，必不救王。秦知（或刪秦知）天下不救王，則媾不可得成也。」趙卒不得媾，軍果大敗。王入秦，秦留趙王而後許之媾。

## 魯仲連不帝秦

秦孝成王

秦圍趙之邯鄲。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或作湯）陰，不進。魏使客將軍新（或作辛）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以急圍趙者，前與齊湣王（或作閔）王爭強為帝，已而復歸帝，以齊故。今齊湣王已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求為帝

。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為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豫未能有所決。

此時魯仲連適遊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為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矣？」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百萬之眾折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去。魏王使（應增客）將軍辛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連曰：「始吾以君為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辛垣衍安在？吾請為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應增為）召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辛垣衍曰：「東國有魯連先生，其人在此，勝請為紹介，而見之於將軍。」辛垣衍曰：「吾聞魯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連先生也。」平原君曰：「勝已泄之矣。」辛垣衍許諾。

魯連見辛垣衍而無言。辛垣衍曰：「吾視居北（應作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視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曷為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也？」魯連曰：「世以鮑焦無從容而死者，皆非也。今人不知，則為一身。彼秦者，棄力役而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則肆然而為帝，過而遂正於天下，則連有赴東海而死矣（應作耳）。吾不忍為之民也！所為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辛垣衍曰：「先生助之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辛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

梁助之耶？」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也，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辛垣衍曰：「秦稱帝之害將奈何？」魯仲連曰：「昔齊威王嘗為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諸侯皆弔，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田嬰齊後至，則斲之。』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為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辛垣衍曰：「先生獨未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智不若耶？畏之也。」魯仲連曰：「然梁必比於秦，若僕耶？」辛垣衍曰：「然。」魯仲連曰：「然吾將使秦

王烹醢梁王。」辛垣衍怏然不悅曰：「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烹醢梁王？」

魯仲連曰：「固也，待吾言之。昔者，鬼（或作九）侯之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鬼侯有子而好，故入之於紂，紂以為惡，醢鬼侯。鄂侯爭之急，辯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嘆，故拘之於牖里之車（應作庫），百日而欲舍（應作令）之死。曷為與人俱稱帝王，卒就脯醢之地也？齊閔王將之魯，夷維子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應增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待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辟舍，納於筦鍵，攝衽抱几，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籥，不果

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途於鄒。當是時，鄒君死，閔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任必將倍殯柩，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故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充當則不得飯含。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梁亦萬乘之國。俱據萬乘之國，交有稱王之名，賭（應作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謂不肖，而予其所謂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為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

於是，辛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日而知先生為天下之士。吾請去，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為卻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秦軍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仲連。魯仲連辭讓者三，終不肯受。平原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魯連笑曰：「所（或作此）貴於天下者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所取也。即有所取者，是商賈之人也，仲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

說張相國

趙孝成王

說張相國曰：「君安能少趙人，而令趙人多君？君安能憎趙人，而令趙人愛君乎？夫膠漆，至黏也，而不能合遠；鴻毛，至輕也，而不能自舉。夫颺於清風，則橫行四海。故事有簡而功成者，因也。今趙萬乘之強國也，前漳、滏，右常山，左河間，北有代，帶甲百萬，嘗抑強齊（或作秦），四十餘年而秦不能得所欲。由是觀之，趙之於天下也不輕。今君易萬乘之強趙，而慕思不可得之小梁，臣竊為君不取也。」君曰：「善。」自是之後，眾人廣坐之中，未嘗不言趙人之長者也，未嘗不言趙俗之善者也。

鄭同北見趙王

趙惠文王

鄭同北見趙王。趙王曰：「子南方之傳（或作博）士也，何以教之？」鄭同曰：「臣南方草鄙之人也，何足問（或誤間）？雖然，王致之於前，安敢不對乎？臣少之時，親嘗教以兵。」趙王曰：「寡人不好兵。」鄭同因撫手仰天而笑之曰：「兵固天下之狙喜也，臣故（或作固）意大王不好也。臣亦嘗以兵說魏昭王，昭亦曰：『寡人不喜。』」臣曰：『王之行能如許由乎？許由無天下之累，故不受（或作愛）也。今王既受先王之傳，欲宗廟之安，壤地不削，社稷之血食乎？』王曰：「然。」今有人操隨侯之珠，持丘之環，萬金之財，時（應作特）宿於野，內無孟賁之威，荊慶之斷，外無弓弩之禦，不出宿夕，人必危之矣。

。今有強貪之國，臨王之境，索王之地，告以理則不可，說義義則不聽。王非戰國守圉（或作圍口V）之具，其將（或衍將）何以當之？王若無兵，鄰國得志矣。「趙王曰：「寡人請奉教。」

### 建信君貴於趙

趙孝成王

建信君貴於趙。公子魏牟過趙，趙王迎之，顧反至坐，前有尺帛，且令工以為冠。工見客來也，因辟（或作避）。趙王曰：「公子乃驅後車，幸以臨寡人，願聞所以為天下。」魏牟曰：「王能重王之國若此尺帛，則王之國大治矣。」趙王不說，形於顏色，曰：「先生（王之誤）不知寡人不肖，使奉社稷，豈敢輕國若此？」魏牟曰：「王無怒，請為王說之。」曰：「王有此尺帛，何不令前郎中以為冠？」王曰：「郎中不知為冠。」魏牟曰：「為冠而敗之，奚虧於王之國？而王必待工而後乃使之。今為天下之工，或非也，社稷為虛戾，先王不血食，而王不以予工，乃與幼艾。且王之先帝，駕犀首而驂馬服，以與秦角逐。秦當時，適（或作避）其鋒。今王憧憧，乃輦建信以與強秦角逐，臣恐秦折王之椅（或作轎）也。」

### 衛靈公近雍疸彌子瑕

衛靈公

衛靈公近雍疸（或作癰疽）、彌子瑕。二人者，專君之勢以蔽左右。復途偵謂君曰：「昔日臣夢見君。」君曰：「子何夢？」曰：「夢見竈君。」君忿然作色曰：「吾聞

夢見人君者，夢見日。今子曰夢見竈君而言君也，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對曰：「日，并燭天下者也，一物不能蔽也。若竈則不然，前之人煬，則後之人無從見也。今臣疑人有煬於君者也，是以夢見竈君。」君曰：「善。」於是，因廢雍疸、彌子瑕，而立司空狗。

### 或謂建信君之所以事王者

趙孝成王

或謂建信（應缺君）：「君之所以事王者，色也。萇（或作葦）之所以事王者，知也。色老而衰，知老而多。以日多之知，而逐衰惡之色，君必困矣。」建信君曰：「奈何？」曰：「并驥而走者，五里而罷；乘驥而御之，不倦而取道多。君令萇乘獨斷之車，御獨斷之勢，以居邯鄲；令之內治國事，外刺諸侯，則萇之事有不言者矣。君因言王而重責之，萇之軸今折矣。」建信君再拜受命，入言於王，厚任萇以事能（或作而）重責之。未期年而葦亡走矣。

### 苦成常謂建信君

趙悼襄王

苦（或作晉）成常謂建信君曰：「天下合（或作公）從，而獨以趙惡秦，何也？魏殺呂遺（或作遼），而天下交之。今收河間，於是與殺呂遺何以異？君唯釋（或作飾）虛偽疾（或作侯），文信猶且知之也。從而有功乎，何患不得收河間？從而無功乎，收河間何益也？」

希寫見建信君

趙孝成王

希寫見建信君。建信君曰：「文信侯之於僕也，甚無禮。秦使人來仕，僕官之丞相，爵五大夫。文信侯之於僕也，甚矣其無禮也。」希寫曰：「臣以為今世用事者，不如商賈。」建信君悻然曰：「足下卑用事者而高商賈乎？」曰不然。夫良商不與人爭買賣之賈，而謹司時。時賤而買，雖貴已賤矣；時貴而賣，雖賤已貴矣。昔者，文王之拘於牖里，而武王羈於玉門，卒斷（應作斬）紂之頭而縣於太白者，是武王之功也。今君不能與文信侯相伉以權，而責文信侯少禮，臣竊為君不取也。」

魏魴謂建信君

趙孝成王

魏魴謂建信君曰：「人有置系蹄者而得虎。虎怒，決蹠而去。虎之情非不愛其蹠也。然而不以環寸之蹠，害七尺之軀者，權也。今有國，非直七尺軀也。而君之身於王，非環寸之蹠也。愿公之熟圖之也。」

秦攻趙鼓鐸之音聞於北堂

趙悼襄王

秦攻趙，鼓鐸之音聞於北堂。希卑曰：「夫秦之攻趙，不宜急如此。此召兵也。必有大臣欲衡者耳。王欲知其人，旦日贊羣臣而訪之，先言橫者，則其人也。」建信君果先言橫。

齊人李伯見孝成王

趙孝成王

齊人李伯見孝成王。成王說之，以為代郡守。而居無幾何，人告之反。孝成王方饋，不墮食。無幾何，告者復至，孝成王不應。已，乃使使者言：「齊舉兵擊燕，恐其以擊燕為名，而以兵襲趙，故發兵自備。今燕、齊已合，臣請要其敝，而地可多割。」自是之後，為孝成王從事於外者，無自疑於中者。

卷二十一

趙策四

十九章

為齊獻書趙王

齊欲攻宋

齊將攻宋而秦楚禁之

五國伐秦無功

樓緩將使伏事辭行

虞卿請趙王

燕封宋人榮釜為高陽君

三國攻秦趙攻中山

趙使趙莊合從

翟章從梁來

馮忌為廬陵君謂趙王

馮忌請見趙王

客見趙王

秦攻魏取寧邑

趙使姚賈約韓魏

魏敗楚於陘山

秦召春平侯

觸讐說趙太后

秦使王翦攻趙

為齊獻書趙王

趙武靈王

為齊獻書趙王，使臣與復丑（或刪以上五字）曰：「臣一見，而能令王坐而天下致名寶（應作實）。而臣竊怪王之不試見臣，而窮臣也。羣臣必多以臣為不能者，故王重見臣也。以臣為不能者非他，欲用王之兵，成其私（或刪成其私）者也。非然（或衍非然），則交有所偏者也；非然，則知不足者也；非然，則欲以天下之重恐王，而取行於王（或衍王）者也。臣以齊循（或作脩）事王，王能亡燕，能亡韓、魏，能攻秦，能孤秦。臣以為齊致尊名於王，天下孰敢不致尊名於王？臣以齊致地於王，天下孰敢不致地於王？臣以齊為王求名於燕及韓、魏，孰敢辭之？臣之

能也，其前可見已。齊先重王，故天下盡重王；無齊，天下必盡輕王也。秦之彊，以無齊之故重王，燕（應增韓）、魏自以無齊故重王。今王無齊獨安得無重天下？故勸王無齊者，非知不足也，則不忠者也。非然，則欲用王之兵成其私者也；非然，則欲輕王以天下之重，取行於王者也；非然，則位尊而能卑者也。願王之孰慮無齊之利害也。

└

## 齊欲攻宋

趙惠文王

齊欲攻宋，秦令起賈禁之。齊乃捄（或作收，援）趙以伐宋。秦王怒，屬怨於趙。李兌約五國以伐秦，無功，留天下之兵於成皋，而陰構於秦。又欲與秦攻魏，以解其怨而取封焉。魏王不說，之齊（應缺人），謂齊王曰：「臣為足下謂魏王曰：『三晉皆有秦患，今之攻秦也，為趙也。五國伐趙，趙必亡矣。秦（或作齊）逐李兌，李兌必死。今之伐秦也，以救李子之死也。今趙留天下之甲於成皋，而陰鬻之於秦，已講，則令秦攻魏以成其私封，王之事趙也何得矣？且王嘗濟於漳，而身朝於邯鄲，抱陰、成，負蒿、葛、薛（或作薛，孽），以為趙蔽，而趙無為王行也。今又以何（或作河）陽、姑密封其子，而乃令秦攻王，以便取陰。人比然而後如（應作知）賢不，若王若用所以事趙之半收齊，天下有敢謀王者乎？王之事齊也，無入朝之辱，無割地之費。齊為王之故，虛國於燕、趙之前，用兵於二千里之外，故攻城野戰，未嘗不為王便被矢石也。」

都得二，割河東，盡效之於王。自是之後，秦攻魏，齊甲未嘗不歲至於王之境也。請問王之所以報齊者可乎？魏咤（或作岷）處於趙（或作楚），去齊三千里，王以此疑齊，曰有秦陰。今王又挾故薛公以為相，善韓徐以為上交，尊虞商以為大（或作一）客，王固（或做顧）可以反疑齊乎？』於（或增是）魏王聽此言也甚詘，其欲事王也甚循。○（或作脩）其怨於趙。臣願王之曰（或作亟）聞魏而無庸見惡也，臣請為王推其怨於趙，願王之陰重趙，而無使秦之見王之重趙也。秦見之且亦重趙。齊、秦交重趙，臣必見燕與韓、魏亦且重趙也，皆且無敢與趙治。五（或作三）國事趙，趙從親以合於秦，必為王高矣。臣故欲王之偏（徧之誤）劫天下，而皆私甘之也。王使臣以韓、魏與燕劫趙，使丹也甘之；以趙劫韓、魏，使臣也甘之；以三晉劫秦，使順也甘之；以天下劫楚，使咤也甘之。則天下皆徧秦以事王，而不敢相私也。交定，然後王擇焉。」

### 齊將攻宋而秦楚禁之

趙惠文王

齊將攻宋，而秦、楚（或作陰）禁之。齊因欲與趙，趙不聽。齊乃令公孫衍說李兌以攻宋而定封焉。李兌乃謂齊王曰：「臣之所以堅三晉以攻秦者，非以為齊得利秦之毀也，欲以使攻宋也。而宋置太子以為王，下親其上而守堅，臣是以欲足下之速歸休士民也。今太子走，諸善太子者，皆有死心。若復攻之，其國必有亂，而太子在外，此亦舉宋之時也。」

「臣為足下使公孫衍說奉陽君曰：「免君之身老矣，封不可不早定也。為君慮封，莫如於宋，他國莫可。夫秦人貪，韓、魏危，燕、楚辟（或作僻），中山之地薄，莫如於陰。失今之時，不可復得已。宋之罪重，齊之怒深，殘亂宋，得（德之誤）大齊，定身封，此百代之一時也。』以奉陽君甚食（或作貪）之，唯（或作雖）得大封，齊無大異。臣願足下之大發攻宋之舉，而無庸致兵，姑待以耕（或刪，姑待以耕）以觀奉陽君之應足下也。縣陰以甘之，循有燕以臨之，而臣待忠之封，事必大成。臣又願足下有地效於襄安君以資臣也。足下果殘宋，此兩地之時也，足下何愛焉？若足下不得志於宋，與國何敢望也。足下以此資臣也，臣循燕觀趙，則足下擊潰而決天下矣。」

## 五國伐秦無功

趙惠文王

五國伐秦無功，罷於成皋。趙欲構（或作媾，講）於秦，楚與魏、韓將應之，秦（或作齊）弗欲。蘇代謂齊王曰：「臣以為足下見奉陽君矣。臣謂奉陽君曰：『天下散而事（或作爭）秦，秦必據宋。魏冉必妬君之有陰地也。秦王貪，魏冉妬，則陰不可得已矣。君無構，齊必攻宋。齊攻宋，則楚必攻宋，魏必攻宋，燕、趙助之。五國據宋，不至一二月，陰必得矣。得陰而構，秦雖有變，則無患矣。若不得已而必構，則願五國復堅約。（應增五國）願得趙，足下雄飛，與韓氏大吏東免（或作勉），齊王必無召（或作名）氓（或作珉）也。使臣守約，若與（應缺國）有倍約者，以四國攻之。無倍約者，而秦侵約，五國復堅

而賓（或作賓）之。今韓、魏與齊相疑也，若復不堅約而講，臣恐與國之大亂也。齊、秦非復合也，必有畸（或作畸）重者矣。後合與畸重者，皆非趙之利也。且天下散而事秦，是秦制天下也。秦制天下，將何以天下為？臣願君之蚤計也。

「天下爭秦有六舉，皆不利趙矣。天下爭秦，秦王受負海內之國，合負秦之交，以據中國，而求利於三晉，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不利於趙，而君終不得陰，一矣。天下爭秦，秦王內韓珉於齊，內成陽君於韓，相魏懷於魏，復合衍（或作術）交兩王，王賁、韓他之曹（或作楚），皆起而行事，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也，不利於趙，而君又不得陰，二矣。天下爭秦，秦王受齊受趙，三彊

（或作強）三親，以據魏而求安邑，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齊、趙應之，魏不待伐，抱安邑而信（應作倍）秦，秦得安邑之饒，魏為上交，韓必入朝秦，過趙已安邑矣，是秦之一舉也（或刪以上十六字）。秦行是計，不利於趙，而君必不得陰，三矣。天下爭秦，秦堅燕、趙之交，以伐齊收楚，與韓珉而攻魏，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而燕趙應之。燕、趙伐齊，兵始用，秦因收楚而攻魏，不至一二月，魏必破矣。秦舉安邑而塞女戟，韓之太原絕，下軹道、南陽、高，伐魏，絕韓，包二周，即趙自消爍（或刪爍）矣。國燥於秦，兵分（或作孤）於齊，非趙之利也。而君終身不得陰，四矣。天下爭秦，秦堅三晉之交攻齊，國破曹（或作財）屈，而兵東分於齊，秦按（或作

按）兵攻魏，取安邑，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也，君按救魏，是以攻齊之已弊，救與秦爭戰也；君不救也，韓、魏焉免西合？國在謀之中，而君有（或作又）終身不得陰，五矣。天下爭（或作事）秦，秦按為義，存亡繼絕，固危扶弱，定無罪之君，必起中山與勝焉。秦起中山與勝，而趙、宋同命，何暇言陰？六矣。故曰君必無講，則陰必得矣。」

「奉陽君曰：『善。』乃絕和於秦，而收齊、魏以成取陰。」

### 樓緩將使伏事辭行

趙惠文王

樓緩將使，伏事，辭行，謂趙王曰：「臣雖盡力竭知，死不復見於王矣。」王曰：「是何言也？固且為書而厚寄卿。」樓子曰：「王不聞公子牟夷之於宋乎？非肉不食。文張善宋，惡公子牟夷，寅（或作宋）然。今臣之於王非宋之於公子牟夷也，而惡臣者過文張。故臣死不復見於王矣。」王曰：「子勉行矣，寡人與子有誓言矣。」樓子遂行。

後以中牟反，入梁。候者來言，而王弗聽，曰：「吾已與樓子有言矣。」

虞卿請趙王

趙孝成王

虞卿請（應作謂）趙王曰：「人之情，寧朝人乎？寧朝於人也？」趙王曰：「人亦寧朝人耳，何故寧朝於人？」虞卿曰：「夫魏為從主，而違者范座（或作座彡乂乙ノ）也。今王能以百里之地，若萬戶之都，請殺范座於魏。范座死，則從事可移於趙。」趙王曰：「善。」乃使人以百里之地，請殺范座於魏。魏王許諾，使司徒（或作空）執范座，而未殺也。

范座獻書魏王曰：「臣聞趙王以百里之地，請殺座之身。夫殺無罪范座，座（應衍座）薄故也；而得百里之地，大利也。臣竊為大王美之。雖然，而有一焉，百里之地不可

得，而死者不可復生也，則主（應作王）必為天下笑矣！臣竊以為與其以死人市，不若以生人市使（或作便）也。」

又遺其後相信陵君書曰：「夫趙、魏，敵戰之國也。趙王以咫尺之書來，而魏王輕為之殺無罪之座，座雖不肖，故魏之免相望（或作室）也。嘗以魏之故，得罪於趙。夫國內無用臣，外雖得地，勢不能守。然今能守魏者，莫如君矣。王聽趙殺座之後，強秦襲趙之欲（或作俗），倍趙之割，則君將何以止之？此君之累也。」信陵君曰：「善。」遽言之王而出之。

燕封宋人榮釜為高陽君

趙惠文王

燕封宋人榮釜（ㄇㄣˇ）為高陽君，使將而攻趙。趙王因割濟東三城令（或作合）廬、高唐、平原陵（或衍陵）地城邑市（或作市邑）五十七，命以與齊，而以求安平君而將之。馬服君謂平原君曰：「國奚無人甚哉！君致安平君而將之，乃割濟東三（或缺城）令（或作合）城市邑五十七以與齊，此夫子（或誤予）與敵國戰，覆軍殺將之所取、割地於敵國者也。今君以此欲齊，而求安平君而將之，國奚無人甚也！且君奚不將奢也？奢嘗抵罪居燕，燕以奢為上谷守，燕之通谷要塞，奢習知之。百日之內，天下之兵未聚，奢已舉燕矣。然則君奚求安平君而為將乎？」平原君曰：「將軍釋之矣，僕已言之僕主矣。僕主幸以聽僕也。將軍無言已。」馬服君曰：「君過矣！君之所以求安平君者，以齊之於燕也，茹肝涉血之仇耶。其於奢不然。使安平君愚，固不能當榮釜；使安平君知，又不肯與燕人戰。此兩言者，安平君必處一焉。雖然，兩（或作然）者有一也。使安平君知，則奚以趙之強為？趙強則齊不復霸矣。今得強趙之兵，以杜燕將，曠日持久數歲，令士大夫餘子之力，盡於溝壘，車甲羽毛裂敝，府庫倉廩虛，兩國交以（或作敝）習之，乃引其兵而歸。夫盡兩國之兵，無明此者矣。」夏（或作是），軍也縣釜而炊。得三城也，城大無能過百雉者。果如馬服之言也。

### 三國攻秦趙攻中山

趙惠文王

三國攻秦，趙攻中山，取扶柳，五年以擅乎沲。齊人戎郭、宋突謂仇郝（或作赫）曰：「不如盡歸中山之新地。中山案此言於齊曰，四國將假道於衛，以過章子之路。齊聞此，必效（或作放）鼓。」

### 趙使趙莊合從

趙孝成王

趙使趙莊合從，欲伐齊。齊請效地，趙因賤趙莊。齊明為（或衍為）謂趙王曰：「齊畏從人（或衍人）之合也，故效地。今聞趙莊賤，張勲（或作漢）貴，齊必不效地矣。」趙王曰：「善。」乃召趙莊（或作厄父一✓）而貴之。

### 翟章從梁來

趙孝成王

翟章從梁來，甚善趙王。趙王三延之以相，翟章辭不受。田駟謂柱國韓向曰：「臣請為卿刺之。客若死，則王必怒而誅建信君。建信君死，則卿必為相矣。建信君不死，以為交，終身不敝，卿因以德建信君矣。」

### 馮忌為廬陵君謂趙王

趙孝成王

馮忌為廬陵君謂趙王曰：「王之逐廬陵君，為燕也。」王曰：「吾所以重者，無燕、秦也。」對曰：「秦三（或作王）以虞卿為言，而王不遂也。今燕一以廬陵君為言，而王逐之。是王輕強秦而重弱燕也。」王曰：「吾非為燕也。」

，吾固將逐之。」「然則王逐廬陵君又不為燕也。行逐愛弟，又兼無燕、秦，臣竊為大王不取也。」

### 馮忌請見趙王

趙孝成王

馮忌請見趙王，行人見之。馮忌接手免（或作俛）首，欲言而不敢。王問其故，對曰：「客有見人於服子者，已而請其罪。服子曰：『公之客獨有三罪：望我而笑，是狎也；談語而不稱師，是倍也；交淺而言深，是亂也。』客曰：『不然。夫望人而笑，是和也；言而不稱師，是庸說也；交淺而言深，是忠也。昔者堯見舜於草茅之中，席隆畝而廕庇桑，陰移而授（應作受）天下傳（或衍傳）。伊尹負鼎俎而干湯，姓名未著而受三公。使夫交淺者不可以深談，則天下不傳，而三公不得也。』」趙王曰：「甚善。」馮忌曰（或刪以上五字）：「今外臣交淺而欲深談，可乎？」王曰：「請奉教。」於是馮忌乃談。

### 趙王買馬

趙孝成王

客見趙王曰：「臣聞王之使人買馬也，有之乎？」王曰：「有之。」「何故至今不遣？」王曰：「未得相（或作買）馬之工也。」對曰：「王何不遣建信君乎？」王曰：「建信君有國事，又不知相馬。」曰：「王何不遣紀姬乎？」王曰：「紀姬婦人也，不知相馬。」對曰：「買馬而善，何補於國？」王曰：「無補於國。」「買馬而惡，何危於國？」王曰：「無危於國。」對曰：「然則買馬善而若惡

皆無危補於國。然而王之買馬也，必將待工。今治（或作將）天下，舉錯非也，國家為虛戾，而社稷不血食，然而王不待工，而與建信君，何也？」趙王未之應也。客曰：「燕郭（或作郭偃）之法（或作淫），有所謂桑雍（或作柔癰）者，王知之乎？」王曰：「未之聞也。」「所謂桑雍（或作柔癰）者，便辟左右之近者，及夫人優愛孺子也。此皆能乘王之醉昏，而求所欲於王者也。是能得之乎內，則大臣為之枉法於外矣。故日月暉於外，其賊在於內，謹備其所憎，而禍在於所愛。」

## 秦攻魏取寧邑

趙孝成王

秦攻魏，取寧邑，諸侯皆賀。趙王使往賀，三反不得通。趙王憂之，謂左右曰：「以秦之強，得寧邑，以制齊、趙。諸侯皆賀，吾往賀而獨不得通，此必加兵我，為之奈何？」左右曰：「使者三往不得通者，必所使者非其人也。曰諒毅者，辯士也，大王可試使之。」

諒毅親受命而往。至秦，獻書秦王曰：「大王廣地寧邑，諸侯皆賀，敝邑寡君亦竊嘉之，不敢寧居，使下臣奉其幣物三至王廷，而使不得通。使若無罪，願大王無絕其歡；若使（或增者）有罪，願得請之。」秦王使使者報曰：「吾所使趙國者，小大皆聽吾言，則受書幣。若不從吾言

，則使者歸矣。」諒毅對曰：「下臣之來，固願承大國之意也，豈敢有難？大王若有以令之，請奉而西（或衍西）行之，無所敢疑。」

於是秦王乃見使者，曰：「趙豹、平原君，數欺弄寡人。趙能殺此二人，則可。若不能殺，請今率諸侯受命邯鄲城下。」諒毅曰：「趙豹、平原君，親，寡君之母弟也，猶大王之有葉陽、涇陽君也。大王以孝治聞於天下，衣服使之便於體，膳啗（勿弓、丿）使（或衍使）之嫌於口，未嘗不分於葉陽、涇陽君。葉陽君、涇陽君之車馬衣服，無非大王之服御者。臣聞之：「有覆巢毀卵，而鳳皇不翔；刳胎焚夭，而騏驎（或作麒麟）不至。『今使臣受大王之。

元以還報，敝邑之君，畏懼不敢不行，無乃傷葉陽君、涇陽君之心乎？」

秦王曰：「諾勿使從政。」梁毅曰：「敝邑之君，有母弟不能教誨，以惡大國，請黜之，勿使與政事，以稱大國。」秦王乃喜，受其弊（幣之誤）而厚遇之。

### 趙使姚賈約韓魏

趙悼襄王

趙使姚賈約韓、魏，韓、魏以友（或作反）之。舉茅（或作茅舉）為姚賈謂趙王曰：「賈也，王之忠臣也。韓、魏欲得之，故友（或作反）之，將使王逐之，而已因受之。今王逐之，是韓、魏之欲得，而王之忠臣有罪也。故王不如勿逐，以明王之賢，而折韓、魏招之（或作之招）。」

## 魏敗楚於陘山

趙武靈王

魏敗楚於陘山，禽唐明。楚王懼，令昭應奉太子以委和於薛公。主父欲敗之，乃結秦連楚、宋之交，令仇郝（或作赫）相宋，樓緩相秦。楚王禽（或作合）趙、宋，魏（或作齊）之和卒敗。

## 秦召春平侯

趙悼襄王

秦召春平侯，因留之。世（或作泄）鈞為之謂（或作請）文信侯曰：「春平侯者，趙王之所甚愛也，而郎中甚妬之，故向與謀曰：『春平侯入秦，秦必留之。』」故謀而入之秦。今君留之，是空絕趙，而郎中之計中也。故君不如遣

春平侯而留平都侯。春平侯者言行於趙王，必厚割趙以事君，而贖平都侯。」文信侯曰：「善。」因與接意而遣之。

## 觸讐趙太后

趙孝成王

趙太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為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強諫。太后明謂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為質者，老婦必唾其面。」

左師觸讐（或作龍）願見太后。太后盛氣而揖之。入而徐趨，至而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而恐太后玉體必有所郤也，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日食飲得無衰乎？」

「曰：「恃鬻耳。」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強步，日三四里，少益耆（或作嗜）食，和於身也。」太后曰：「老婦不能。」太后之色少解。

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憐之。願令得補黑衣之數（或作缺），以衛王官（或作宮），沒死以聞。」太后：「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托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為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

：「父母之愛子，則為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為之泣，念悲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豈非計久長，有（或作為）子孫相繼為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之為趙，趙主（或作王）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

「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孫（或作侯）則必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托於趙？老臣以媼為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為其愛不若燕后。」

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為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

子義聞之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而守金玉之重也，而況人臣乎？」

## 秦使王翦滅趙

趙幽繆王

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李牧數破走秦軍，殺秦將桓齮。王翦惡之，乃多與趙王寵臣郭開等金，使為反間，曰：「李牧、司馬尚欲與秦反趙，以多取封於秦。」趙王疑之，使趙葱及顏聚（ㄌㄧㄣˇ）代將，斬李牧，廢司馬尚。後三（或作五）月，王翦因急擊，大破趙，殺趙軍，虜趙王遷及其將顏聚，遂滅趙。

## 卷二十二 魏策一 二十八章

桓子予地以驕智伯

韓趙皆朝魏文侯

樂羊為魏將而攻中山

魏文侯與西門豹論物多相類而非

文侯與虞人期獵

魏文侯與田子方飲酒而稱樂

西河之政專委吳啟

公叔座引吳啟餘教

公叔座進公孫鞅於惠王

蘇子為趙合從說魏王

張儀為秦連橫說魏王

齊魏約而伐楚

蘇秦拘於魏

陳軫為秦使於齊

張儀惡陳軫於魏王

張儀欲窮陳軫

張儀走之魏

張儀欲以魏合於秦韓

張子儀以秦相魏

張儀欲并相秦魏

魏王將相張儀

楚許魏六城

張儀告公仲

徐州之役

秦敗東周

齊王將見燕趙楚之相於衛

魏令公孫衍請和於秦

公孫衍為魏將

## 桓子予地以驕智伯

魏桓子

知伯索地於魏桓子，魏桓子弗予。任章曰：「何故弗予？」桓子曰：「無故索地，故弗予。」任章曰：「無故索地，鄰國必恐；重欲無厭，天下必懼。君予之地，知伯必驕（或作驕）。僥而輕敵，鄰國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國，知氏之命不長矣！」《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君不如與之，以驕知伯。君何釋以天下圖知氏，而獨以吾國為知氏質（或作資）乎？」君曰：「善。」乃與之萬家之邑一。知伯大說。因索蔡、皋梁（或作狼）於趙，趙弗與，因圍晉陽。韓、魏反於外，趙氏應之於內，知氏遂亡。

## 韓趙皆朝魏文侯

魏文侯

韓趙相難。韓索兵於魏曰：「願得借師以伐趙。」魏文侯曰：「寡人與趙兄弟，不敢從。」趙又索兵以攻韓，文侯曰：「寡人與韓兄弟，不敢從。」二國不得兵，怒而反。已乃知文侯以（或作已）講於己也，皆朝魏。

## 樂羊為魏將而攻中山

魏文侯

樂羊為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盡一盃。文侯謂睹師贊曰：「樂羊以我之故，食其子之肉。」贊對曰：「其子之肉尚（或刪之肉尚）食之，其誰不食！」樂羊既罷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

魏文侯與西門豹論物多相類而非

魏文侯

西門豹為鄴令，而辭乎魏文侯。文侯曰：「子往（或增子往）矣，必就子之功，而成子之名。」西門豹曰：「敢問就功成名，亦有術乎？」文侯曰：「有之。夫鄉邑老者而先受坐之士，子入而問其賢良之士而師事之，求其好掩人之美而揚人之醜者而參驗之。夫物多相類而非也，幽莠之幼也似禾，驪（或作鰲）牛之黃也似虎，白骨疑象，武夫類玉，此皆似之而非者也。」

文侯與虞人期獵

魏文侯

文侯與虞人期獵。是日，飲酒樂，天雨。文侯將出，左右曰：「今日飲酒樂，天又雨，公將焉之？」文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可不（或作無）一會期哉！」乃往，身自罷之。魏於是乎始強。

魏文侯與田子方飲酒而稱樂

魏文侯

魏文侯與田子方飲酒而稱樂。文侯曰：「鍾聲不比乎，左高。」田子方笑。文侯曰：「奚笑？」子方曰：「臣聞之，君明則樂官，不明則樂音。今君審於聲，臣恐君之聾於官也。」文侯曰：「善，敬聞命。」

## 西河之政專委吳起

魏武侯

魏武侯與諸大夫浮於西河，稱曰：「河山之險，豈（或刪豈）不亦信固哉！」王鍾（或作錯）侍王（或作座），曰：「此晉國之所以強也。若善脩之，則霸王之業具矣。」吳起對曰：「吾君之言，危國之道也；而子又附之，是（應增重）危也。」武侯忿然曰：「子之言有說乎？」

吳起對曰：「河山之險，信（或刪信）不足保也；是伯王之業，不從此也。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或作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恃此險也，為政不善，而禹放逐之。夫夏桀之國，左天門之陰，而右天谿之陽，廬、（或作盧）畢在其北，伊、洛出其南

。有此險也，然為政不善，而湯伐之。殷紂之國，左孟門而右漳、釜（或作滏），前帶河，後被山。有此險也，然為政不善，而武王伐之。且君親從臣而勝降城，城非不高也，人民非不眾也，然而可得并者，政惡故也。從是觀之，地形險阻，奚足以霸王矣！」

武侯曰：「善。吾乃今日聞聖人之言也！西河之政，專委之子矣。」

## 公叔痤引吳起餘教

魏惠王

魏公叔痤為魏將，而與韓、趙戰澮北，禽樂祚。魏王說，迎郊，以賞田百萬祿之。公叔痤反走，再拜辭曰：「夫使士卒不崩，直而不倚，撓揀而不辟者，此吳起餘教也，臣

不能為也。前脈形地（或作地形）之險阻，決利害之備，使三軍之士不迷惑者，巴（或作己）寧、蠻襄之力也。縣賞罰於前，使民昭然信之於後者，王之明法也。見敵之可也鼓之，不敢怠倦者，臣也。王特為臣之右手不倦賞臣，何也？若以臣之有功，臣何力之有乎？」王曰：「善。」於是索吳起之後，賜之田二十萬。巴寧、蠻襄田各十萬。王曰：「公叔豈非長者哉！既為寡人勝強敵矣，又不遺賢者之後，不揜能士之迹，公叔何可無益乎？」故又與田四十萬，加之百萬之上，使百四十萬。故《老子》曰：「聖人無積，盡（或作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公叔當之矣。

### 公叔痤進公孫鞅於惠王

魏惠王

魏公叔痤病，惠王往問之。曰：「共叔病，即不可諱，將奈社稷何？」公叔痤對曰：「痤有御庶子公孫鞅，願王以國事聽之也。為弗能聽，勿使出竟。」王弗應，出而謂左右曰：「豈不悲哉！以公叔之賢，而謂寡人必以國事聽鞅，不亦悖乎！」

公孫痤死，公孫鞅聞之，已葬（或作出奔），西之秦，孝公受而用之。秦果日以強，魏日以削。此非公叔之悖也，惠王之悖也。惠王之悖也，悖者之患，固以不悖者為悖。

蘇子為趙合從說魏王

魏惠王

蘇子為趙合從，說魏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陳、汝南，有許、鄆、昆陽、邵陵，舞陽、新鄴；東有淮、潁、沂、黃、雋、棗、海鹽（或刪海鹽）、無疏（或作胥）；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燕（或刪燕）、酸棗，地方千里。地名雖小，然而廬田廡舍（或作田舍廡廡），曾無所芻牧牛馬之地。人民之眾，車馬之多，日夜行不休已，無以異於三軍之眾。臣竊料之，大王之國，不下於楚。然橫人謀王，外交強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國患，不被其禍。夫挾強秦之勢，以內劫其主，罪無過此者（或刪以上五字）。且魏，天下之強國也；大王，天下之賢主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臣竊為大王媿之。」

「臣聞越王勾踐以散卒三千，禽夫差於干遂；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斬紂於牧之野。豈其士卒眾哉？誠能振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力二十餘萬，蒼頭二千（應作十）萬，奮擊二十萬，廝徒十萬，車六百乘（或刪乘），騎五千疋（或刪疋）。此其過越王勾踐、武王遠矣！今乃竭於辟（應作羣）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效質（或作質），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羣臣之言事秦者，皆姦臣，非忠臣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求外交，偷取一旦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彊秦之勢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之熟察之也。」

《周書》曰：『繇繇不絕，縵縵（或作蔓）奈何；毫毛不拔，將成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奈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新并力，則必無強秦之患。故敝邑趙王使使臣獻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

### 張儀為秦連橫說魏王

魏襄王

張儀為秦連橫，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地四平，諸侯四通，條達輻湊，無有名山大川之阻。從鄭至梁，不過百里；從陳至梁，二百餘里。馬馳人趨，不待倦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守亭障者參列。粟糧漕庾，不下十萬。魏之地勢，故戰場也。魏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或作合）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

「且夫諸侯之為從者，以安社稷、尊主、強兵、顯名也。合從者，一天下、約為兄弟、刑白馬以盟於洹水之上以相堅也。夫親昆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偽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以成亦明矣。」

「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拔卷、衍、燕（或作點）

、酸棗，劫衛取晉陽，則趙不南；趙不南，則魏不北；魏不北，則從道絕；從道絕，則大王之國欲求無危不可得也。秦挾韓而攻魏，韓劫於秦，不敢不聽。秦、韓為一國，魏之亡可立須也，此臣之所以為大王患也。為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臥，國必無憂矣。

「且夫秦之所欲弱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魏。楚雖有富大之名，其實空虛；其卒雖眾，多言而輕走，易北，不敢堅戰。（或增患）魏之兵南面而伐，勝楚必矣。夫虧楚而益魏，攻楚而適秦，內嫁禍安國，此善事也。大王不聽臣，秦甲出而東（或增伐），雖欲事秦而不可得也。」

「且夫從人多奮辭而寡可信，說一諸侯之王，出而乘其車；約一國而反，成而（或增取）封侯之基。是故天下之遊士，莫不日夜搯腕瞋目切齒以言從之便，以說人主。人主覽其辭，牽其說，惡得無眩哉？臣聞積羽沉舟，羣輕折軸，眾口鑠金，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

魏王曰：「寡人蠢愚，前計失之。請稱東藩，築帝宮，受冠代，祠春秋，效河外。」

## 齊魏約而伐楚

魏襄王

齊，魏約而伐楚，魏以董慶為質於齊。楚攻齊，大敗之，而魏弗救。田嬰怒，將殺董慶。盱（或作干，吁，盱）夷為董慶謂田嬰曰：「楚攻齊，大敗之，而不敢深入者，以魏為將內之於齊，而擊其後。今殺董慶，是示楚無魏也。」

魏怒合於楚，齊必危矣。不如貴（或作舍）董慶以善魏，而疑之於楚也。」

### 蘇秦拘於魏

魏襄王

蘇秦（或作代）拘於魏，欲走而之韓（或作齊），魏氏閉關而不通。齊使蘇厲為之謂魏王曰：「齊請以宋地封涇陽君，而秦不受也。夫秦非不利有齊而得宋地也，然其所以不受者，不信齊王與蘇秦也。今秦見齊、魏之不合也如此其甚也，則齊必不欺秦，而秦信齊矣。齊、秦合而涇陽君有宋地，則非魏之利也。故王不如復東蘇秦，秦必疑齊而不聽也。夫齊、秦不合，天下無憂（或作變），伐齊成，則地廣矣。」

### 陳軫為秦使於齊

魏惠王

陳軫為秦使於齊，過魏，求見犀首。犀首謝陳軫。陳軫曰：「軫之所以來者，事也。公不見軫，軫且行，不得待異日矣。」犀首乃見之。陳軫曰：「公惡事乎？何為飲食而無事？無事必來（或刪以上四字）。」犀首曰：「衍不肖，不能得事焉，何敢惡事？」陳軫曰：「請移天下之事於公。」犀首曰：「奈何？」陳軫曰：「魏王使李從以車百乘使於楚，公可以居其中而疑之。公謂魏王曰：「臣與燕、趙故矣，數令人召臣也，曰無事必來。今臣無事，請謁而往。無久，旬、五之期。』王必無辭以止公。公得行，

因自言於廷曰：『臣急使燕、趙，急約車為行具。』」犀首曰：「諾。」謁魏王，王許之，即明言使燕、趙。

諸侯客聞之，皆使人告其王曰：「李從以車百乘使楚，犀首又以車三十乘使燕、趙。」齊王聞之，恐後天下得魏，以事屬犀首，犀首受齊事。魏王止其行使。燕、趙聞之，亦以事屬犀首。楚王聞之，曰李從約寡人，今燕、齊、趙皆以事因犀首，犀首必欲寡人，寡人欲之。「乃倍李從，而以事因犀首。魏王曰：「所以不使犀首者，以為不可。令（今之誤）四國屬以事，寡人亦以事因焉。」犀首遂主天下之事，復相魏。

### 張儀惡陳軫於魏王

魏惠王

張儀惡陳軫於魏王曰：「軫善事楚，為求壤地也，甚力之。」左華謂陳軫曰：「儀善於魏王，魏王甚愛之。公雖百說之，猶不聽也。公不如（應增以）儀之言為資，而反於楚王。」陳軫曰：「善。」因使人先言於楚王。

### 張儀欲窮陳軫

魏惠王

張儀欲窮陳軫，令魏王召而相之，來將悟（或作牯，倍）之。將行，其子陳應止其公之行，曰：「物之湛者，不可不察也。鄭彊出秦曰：『應為知（以上八字應在章末）。夫魏欲絕楚、齊，必重迎公。郢中不善公者，欲公之去也

，必勸王多公之車。公至宋，道稱疾而毋行，使人謂齊王曰：「魏之所以迎我者，欲以絕齊；楚也。」  
齊王曰：「子果（或作東）無之魏而見寡人也，請封子。因以魯侯之車迎之。」

### 張儀走之魏

魏襄王

張儀走之魏，魏將迎之。張丑諫於王，欲勿內，不得於王。張丑退，復諫於王曰：「王亦聞老妾事其主婦者乎？子長色衰，重家（嫁之誤）而已。今臣之事王，若老妾之事其主婦者。」魏因不納張儀。

### 張儀欲以魏合於秦韓

魏襄王

張儀欲以魏合於秦、韓而攻齊、楚。惠施欲以魏合於齊、楚以案兵。人多為張子於王所。惠子謂王曰：「小事也，謂可者謂不可者正半，況大事乎？以魏合於秦、韓而攻齊、楚，大事也，而王之羣臣皆以為可。不知是其可也，如其明耶？而（應作亡）羣臣之知術也，如其同耶？是其可也，未若是其明也，而羣臣之知術也，又非皆同也，是有其（應作其有）半塞也。所謂劫主者，失其半者也。」

### 張子儀以秦相魏

魏襄王

張子（應衍子）儀以秦相魏，齊、楚怒而欲攻魏。雍沮謂張子曰：「魏之所以相公者，以公相則國家安，而百姓無

患。今公相而魏受兵，是魏計過也。齊、楚攻魏，公必危矣。」張子曰：「然則奈何？」雍沮曰：「請令齊、楚解攻。」雍沮謂齊、楚之君曰：「王亦聞張儀之約秦王乎？曰：『王若相儀於魏，齊、楚惡儀，必攻魏。魏戰而勝，是齊、楚之兵折，而儀固得魏矣；若不勝魏（或刪魏），魏必事秦以持其國，必割地以賂王。若欲復攻，其敝不足以應秦。』此儀之所以與秦王陰相結也。今儀相魏而攻之，是使儀之計當於秦也，非所以窮儀之道也。」齊、楚之王曰：「善。」乃遽（或作遂）解攻於魏。

### 張儀欲并相秦魏

魏惠王

張儀欲并相秦、魏。故謂魏王曰：「儀請以秦攻三川，王以其間約南陽，韓氏亡。」史厭謂趙獻曰：「公何不以楚佐儀求相之於魏，韓恐亡，必南走楚。儀兼相秦、魏，則公亦必并相楚、韓也。」

### 魏王將相張儀

魏惠王

魏王將相張儀，犀首弗利，故令人謂韓公叔曰：「張儀以合秦、魏矣。其言曰：『魏攻南陽，秦攻三川，韓氏必亡。』且魏所以貴張子者，欲得地，則韓之南陽舉矣。子盍少委焉，以為衍功，則秦、魏之交可廢矣。如此，則魏

必圖秦而棄儀，收韓而相衍。」公叔以為信（或作便，然），因而委之，犀首以為功，果相魏。

## 楚許魏六城

魏襄王

楚許魏六城，與之伐齊而存燕。張儀欲敗之，謂魏王曰：「齊畏三國之合也，必反燕地以下楚，楚、趙（應衍趙）必聽之，而不與魏六城。是王失謀於楚、趙（應衍趙），而樹怨而於齊、秦也。齊遂伐趙，取乘丘，收侵地，虛、頓丘危。楚破南陽九夷，內沛，許、鄆陵危。王之所得者，新觀也。而道途宋、衛為制，事敗為趙驅，事成功縣宋、衛。」魏王弗聽也。

張儀告公仲，令以饑故，賞韓王以近河外。魏王懼，聞張子。張子曰：「秦欲救齊，韓欲攻南陽，秦、韓合而欲攻南陽，無異也。且以遇卜王，王不遇秦，韓之卜也決矣。」魏王遂尚遇秦，信韓、廣魏、救趙，尺（應作斥）楚人，遽於革（勺一、或作革）下。伐齊之事遂敗。

## 徐州之役

魏襄王

徐州之役，犀首謂梁王曰：「何不陽與齊而陰結於楚？二國恃王，齊、楚必戰。齊戰勝楚，而與乘之，必取方城之外；楚戰勝齊敗（應衍敗），而與乘之，是太子之讎報矣。」

## 秦敗東周

魏昭王

秦敗東周，與魏戰於伊闕，殺犀武。魏令公孫衍乘勝而留於境，請卑辭割地，以講於秦。為竇屢謂魏王曰：「臣不知衍之所以聽於秦之少多，然而臣能半衍之割，而令秦講於王。」王曰：「奈何？」對曰：「王不若與竇屢關內侯，而令（應增之）趙。王重其行而厚奉之。因揚言曰：『聞周、魏令竇屢以哥魏於奉陽君，而聽秦矣。』夫周君、竇屢、奉陽君之與穰侯，貿首之仇也。今行和者，竇屢也；制割者，奉陽君也。太后恐其不因穰侯也，而欲敗之，必以少割請合於王，而和於東周與魏也。」

## 齊王將見燕趙楚之相於衛

魏惠王

齊王將見燕、趙、楚之相於衛，約外魏。魏王懼，恐其謀伐魏也，告公孫衍。公孫衍曰：「王與臣百金，臣請敗之。」王為約車，載（或作齋）百金。犀首期齊王至之曰（應作日），先以車五十乘而至衛間齊，行（或增人）以百金，以請先見齊王，乃得見。因久坐安，從容談三國之相怨。謂齊王曰：「王與三國約外魏，魏使公孫衍來，今久與之談，是王謀三國也已。」齊王曰：「魏王聞寡人來，使公孫子勞寡人，寡人無與之語也。」三國之不相信齊王之遇，遇事遂敗。

魏令公孫衍請和於秦

魏昭王

魏令公孫衍請和於秦，綦母恢教之語曰：「無多割。曰（或衍曰），和成，國有固有秦重和（應衍和），以與王遇；和不成，則後必莫能以魏合與秦者矣。」

公孫衍為魏將

魏襄王

公孫衍為魏將，與其相田繻（丁口或作需）不善。季子為衍謂梁王曰：「王獨不見夫服牛驂驥乎？不可以行百步。今王以衍為可使將，故用之也；而聽相之計（或作道），是服牛驂驥也。牛馬俱死，而不能成其功，王之國必傷矣！願王察之。」

卷二十三

魏策二

十八章

犀首田盼欲得齊魏之兵以伐趙

犀首見梁君

蘇代為田需說魏王

史舉非犀首於王

楚王攻梁南

魏惠王死

五國伐秦

魏文子田需周宵相善

魏王令惠施之楚

魏惠王起境內眾

惠施告魏王變服折節而朝齊

惠施為韓魏交

田需貴於魏王

田需死

秦召魏相信安君

秦楚攻魏圍皮氏

三人言而市有虎

魯共公擇言

犀首田盼欲得齊魏之兵以伐趙

魏襄王

犀首、田盼欲得齊、魏之兵以伐趙，梁君與田侯不欲。犀首曰：「請國出五萬人，不過五月而趙破。」田盼曰：

「夫輕用其兵者，其國易危；易用其計者，其身易窮。公今言破趙大易，恐有後咎。」犀首曰：「公之不慧也。夫二君者，國已不欲矣。今公又言有難以懼之，是趙不伐，而二士之謀困也。且公直言易，而事已去矣。夫難構而兵結，田侯、梁君見其危、又安敢釋卒不我予乎？」田盼曰：「善。」遂權兩君聽犀首。犀首、田盼遂得齊、魏之兵。兵未出境，梁君、田侯恐其至而戰敗也，悉起兵從之，大敗趙氏。

犀首見梁君

魏襄王

犀首見梁君曰：「臣盡力竭知，欲以為王廣土取尊名，田需從中敗君（或作臣，之），王又聽之，是臣終無成功也。需亡，臣將侍；需侍，臣請亡。」王曰：『需，寡人之股掌之臣也。為子之不便也，殺之亡之，（應增外之）毋謂天下何，內之無若羣臣何也！今吾為子外之，令毋敢入子之事。入子之事者，吾為子殺之亡之，胡如？』犀首許諾。於是東見田嬰，與之約結；召文子而相之魏，身相於韓。

蘇代為田需說魏王

魏惠王

蘇代為田需說魏王，曰：「臣請問文之為魏，孰與其為齊也？」王曰：「不如其為齊也。」「衍之為魏，孰與其為韓也？」王曰：「不如其為韓也。」而蘇代曰：「衍將右韓而左魏，文將右齊而左魏。二人者，將用王之國，舉事於世，中道而不可，王且無所聞之矣。王之國雖滲樂而從（或作後）之可也。王不如舍需於側，以稽二人者之所為。二人者曰：『需非吾人也，吾舉事而不利於魏，需必挫我於王。』二人者必不敢有外心矣。二人者之所為之，利於魏與不利於魏，王厝需於側以稽之，臣以為身利（或刪身利）而（或增國）便於事。」王曰：「善。」果厝需於側。

史舉非犀首於王

魏惠王

史舉非犀首於王。犀首欲窮之，謂張儀曰：「請令王讓先生以國，王為堯、舜矣；而先生弗受，亦許由也。衍請（應刪請）因令王致萬戶邑於先生。」張儀說，因令史舉數見犀首，王聞之而弗任也，史舉不辭而去。

楚王攻梁南

魏惠王

楚王攻梁南，韓氏因圍薈（或作黃）。成恢為犀首謂韓王曰：「疾攻薈，楚師必進矣。魏不能支，交臂而聽楚，韓氏必危，故王不如釋薈。魏無韓患，必與楚戰，戰而不勝，大梁不能守，而又況存薈乎？若戰而勝，兵罷敝，大王之攻薈易矣。」

魏惠王死

魏惠王

魏惠王死，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於牛目，壞城郭，且為棧道而葬。羣臣多諫太子者，曰：「雪甚如此而喪行，民必甚病之。官費又恐不給，請弛期更日。」太子曰：「為人子，而以民勞與官費用之故，而不行先生之喪，不義也。子勿復言。」

群臣皆不敢言，而以告犀首。犀首曰：「吾未有以言之也，是其唯惠公乎！請告惠公（或作子）。」

惠公曰：「諾。」駕而見太子曰：「葬有日矣。」太子曰：「然。」惠公曰：「昔王季歷葬於楚山之尾，纁（或作蠻）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文王曰：『嘻！先君必欲一見羣臣百姓也夫，故使纁水見之。』於是出而為之張於朝

，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更葬。此文王之義也。今葬有日矣，而雪甚，及牛目，難以行，太子為及日之故，得毋嫌於欲亟葬乎？愿太子更日。先王必欲少留而扶社稷、安黔首也，故使雪甚。因弛期而更為日，此文王之義也。若此而弗為，意者羞法文王乎？」太子曰：「甚善。敬弛期，更擇日。」

惠子非徒行其說也，又令魏太子未葬其先王而因又（或作又因）說文王之義。說文王之義以示天下，豈小功也哉！

## 五國伐秦

魏昭王

五國伐秦，無功而還。其後，齊欲伐宋，而秦禁之。齊令宋郭之秦，請合而以伐宋。秦王許之。魏王畏齊、秦之合也，欲講於秦。

謂魏王曰：「秦王謂宋郭曰：『分宋之城，服宋之強者，六國也。乘宋之敝，而與王爭得者，楚、魏也。請為王毋禁楚之伐魏也，而王獨舉宋。王之伐宋也，請剛柔而皆用之。如宋者，欺之不為逆者，殺之不為（或作無）讎者也。王無與之講以取地，既已得地矣，又以力攻之，期於啗（勿弓、丿）宋而已矣。』」

「臣聞此言，而竊為王悲（或作患），秦必且用此於王矣。」

。又必且曰（因之誤）王以求地，既已得地，又且以力攻王。又必謂王曰使王輕齊，齊、魏之交已醜，又且收齊以更（或作東）索於王。秦嘗用此於楚矣，又嘗用此於韓矣，願王之深計之也。秦善魏不可知也已。故為王計，太上伐秦，其次賓秦，其次堅約而詳（或作佯）講，與國無相離（或作讎）也。秦、齊合，國不可為也已。王其聽臣也，必無與講。

「秦權重魏，魏再（應作冉）明孰（應作熟），是故又為足下傷秦者，不敢顯也。天下可令伐秦，則陰權而弗敢圖也。見天下之傷秦也，則先鬻與國而以自解也。天下可令賓秦，則為劫於與國而不得已者。天下不可，則先去，而以秦為上交以自重也。如是人者，鬻王以為資者也，而焉能免國於患？免國於患（或刪以上四字）者，必窮三節，而行其上。上不可，則行其中，中不可，則行其下；下不可，則明不與秦。而（或作兩）生以殘秦，使秦皆無百怨百利，唯已之曾安。令足（應作天）下鬻之以合於秦，是免國於患者之計也。臣何足以當之？雖然，願足下之論臣之計也。」

「燕，齊讎國也；秦，兄弟之交也。合讎國以伐婚姻，臣為之苦矣。黃帝戰於涿鹿之岳，而西戎之兵不至；禹攻三苗，而東夷之民不起（應作赴）。以燕（應增齊）伐秦，黃帝之所難也，而臣以致燕甲而起齊兵矣。」

「臣又偏（應作徧）事三晉之吏，奉陽君、孟嘗君、韓氓（或作珉）、周最、周、韓餘徒從而下之，恐其伐秦之疑

也。又身自醜於秦，扮之請焚天下之秦符者，臣也；次傳焚符之約者，臣也；欲（應作次）使五國約閉秦關者，臣也。奉陽君、韓餘為既和矣，蘇脩、朱嬰既皆陰在邯鄲，臣又說齊王而往敗之。天下共講，因使蘇脩游天下之語，而以齊為上交，兵請伐魏，臣又爭之以死。而果西因蘇脩重報。臣非不知秦勸（應作權）之重也，然而所以為之者，為足下也。」

### 魏文子田需周霄相善

魏惠王

魏文子、田需、周霄相善，欲罪犀首。犀首患之，謂魏王曰：「今所患者，齊也。嬰子言行於齊王，王欲得齊，則胡不召文子而相之？彼必務以齊事王。」王曰：「善。」因召文子而相之。犀首以倍田需、周霄。

### 魏王令惠施之楚

魏襄王

魏王令惠施之楚，令犀首之齊。鈞二子者，乘數鈞，將測交也。楚王聞之，施因令人先之楚，言曰：「魏王令犀首受之齊，惠施之楚，鈞二子者，將測交也。」楚王聞之，因郊迎惠施。

### 魏惠王起境內眾

魏惠王

魏惠王起境內眾，將太子申而攻齊。客謂公子理之傳（傳之誤）曰：「何不令公子泣王太后，止太子之行？事成則

樹德，不成則為王矣。太子年少，不習於兵。田盼，宿將也，而孫子善用兵，戰必不勝，不勝必禽。公子爭之於王，王聽公子，公子不（必之誤）封；不聽公子，太子必敗；敗，公子必立；立，必為王也。」

### 惠施告魏王變服折節而朝秦

魏惠王

齊、魏戰於馬陵，齊大勝魏，殺太子申，覆十萬之軍。魏王召惠施而告之曰：「夫齊，寡人之讎也，怨之至死不忘。國雖小，吾常欲悉起兵而攻之，何如？」對曰：「不可。臣聞之，王者得度，而霸者知計。今王所以告臣者，疏於度而遠於計。王固先屬怨於趙，而後與齊戰。今戰不勝

，國無守戰之備，王又欲血起而攻齊，此非臣之所謂也。王若欲報齊乎，則不如因（或作固）變服折節而朝齊，楚王必怒矣。王游人而合其鬪，則楚必伐齊。以休楚而伐罷齊，則必為楚禽矣。是王以楚毀齊也。」魏王曰：「善。」乃使人報於齊，愿臣畜而朝。

田嬰許諾。張丑曰：「不可。戰不勝魏，而得朝禮，與魏和而下楚，此可以大勝也。今戰勝魏，覆十萬之軍，而禽太子申；臣萬乘之魏，而卑（或作甲）秦、楚，此其暴於（或衍於）戾定矣。且楚王之為人也，好用兵而甚務名，終為齊患者，必楚也。」田嬰不聽，遂內魏王，而與之并朝齊侯再三。

趙氏醜之，楚王怒，自將而伐齊，趙應之，大敗齊於徐州

。

## 惠施為韓魏交

魏惠王

惠施為韓（應作齊）、魏交，令太子鳴為質於齊。王欲見之，朱倉謂王曰：「何不稱病？臣請說。」魏王之年長矣，今有疾，公不如歸太子以德之。不然，公子高在楚，楚將內而立之，是齊抱空質行不義也。」

## 田需貴於魏王

魏惠王

田需貴於魏王，惠子曰：「子必善左右。今夫楊，橫樹之則生，倒（或作側）樹之則生，折而樹之也生。然使十人樹楊，一人拔之，則無生楊矣。故以十人之眾，樹易生之物，然而不勝一人者，何也？樹之難而去之易也。今子雖自樹於王，而欲去子者眾，則子必危矣。」

## 田需死

魏惠王

田需死。昭魚謂蘇代曰：「田需死，吾恐張儀、薛公、犀首之有一人相魏者。」代曰：「然則相者以（或刪以）誰而君便之也？」昭魚曰：「吾欲太子之自相也。」代曰：「請為君北見梁王，必相之矣。」昭魚曰：「奈何？」代曰：「君（或作若）其為梁王，代請說君。」昭魚曰：「奈何？」對曰：「代也從楚來，昭魚甚憂。代曰：『君何憂？』」曰：「田需死，吾恐張儀薛公、犀首有一人相魏者。」代曰：「勿憂也。梁王，長主也，必不相張儀。張

儀相魏，必右秦而左魏。薛公相魏，必右齊而左魏。犀首相魏，必右韓而左魏。梁王，長主也，必不使相也（或增曰然則寡人孰相）。『代曰：『莫如太子之自相。是三人皆以（或作不以）太子為非固相也，皆將務以其國事魏，而欲丞相之璽。以魏之強，而持（或刪持）三萬乘之國輔之，魏必安矣。故曰，不如太子之自相也。』』遂北見梁王，以此語告之，太子果自相。

### 秦召魏相信安君

魏安釐王

秦召魏相信安君，信安君不欲往。蘇代為說秦王曰：「臣聞之，忠不必當（或作黨），當必不忠。今臣願（應增為

）大王陳臣之愚意，恐其不忠於下吏，自使有要領之罪。願大王察之。今大王令人執事於魏，以完其交，臣恐魏交之益疑也。將以塞趙也，臣又恐趙之益勁也。夫魏王之愛習魏信也，甚矣。其智能而任用之也，厚矣；其畏惡嚴尊秦也，明矣。今（或作令）王之使人入魏而不用，則王之人入魏無益也。若用，魏必舍所愛習而用所畏惡，此魏王之所以不安也。夫舍萬乘之事而退，此魏信之所難行也。夫令人之君處所不安，令人之相行所不能，以此為親，則難久矣。臣故恐魏交之益疑也。且魏信舍事，則趙（或作魏）之謀者必曰：『舍於秦，秦必令其所愛信者用趙。』是趙存而我亡也，是趙安而我危也。則上有野戰之氣，下有堅守之心，臣故恐趙之益勁也。」

「大王欲完魏之交，而使趙小心乎？不如用魏信而尊之以名。魏信事王，國安而名尊；離王，國危而權輕。然則魏信之事主也，上所以為其主者忠矣，下所以自為者厚矣，彼其事王必完矣。趙之用事者必曰：『魏氏名族不高於我，土地之實不厚於我。魏信以韓（輔之誤）、魏事秦，秦甚善之，國得安焉，身取尊焉。今我講（應作構）難於秦兵為招質，國處削危之形，非得計也。結怨於外，主（應作生）患於中，身處死亡之地，非完事也。』彼將傷其前事，而悔其過行，冀其利，必多割地以深下王。則是大王垂拱之割地以為利重，堯、舜之所求而不能得也。臣願大王察之。」

### 秦楚攻魏圍皮氏

魏襄王

秦、楚攻魏（或衍魏）圍皮氏。為魏謂楚王曰：「秦、楚勝魏，魏王之恐也見亡矣，必舍（應作合）於秦，王何不倍秦而與魏王？魏王喜，必內太子。秦恐失楚，必效城地於王，王雖復與之攻魏可也。」楚王曰：「善。」乃倍秦而與魏。魏內太子於楚。

秦恐，許楚城地，欲與之復攻魏。樗里疾怒，欲與魏攻楚，恐魏之以太子在楚不肯也，為疾謂楚王曰：「外臣疾使臣謁之，曰：『敝邑之王欲效城地，而為魏太子之尚在楚也，是以未敢。王出魏質，臣（或作太子）請效之，而復固秦、楚之交，以疾攻魏。』」楚王曰：「諾。」乃出魏太子。秦因合魏以攻楚。

### 三人言而市有虎

魏惠王

龐葱（或作恭）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否。」「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疑之矣。」「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矣。」龐葱曰：「夫市之無虎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去大梁也遠於市，而議臣者過於三人矣。願王察之矣。」王曰：「寡人自為知。」於是辭行，而讒言先至。後太子罷質，果不得見。

### 魯共公擇言

魏惠王

梁王魏嬰（或作瑩）觴諸侯於范臺。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君興，避席擇言曰：「昔者帝女令（或衍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齊桓公夜半不寐，易牙乃煎敖（或作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完成國者。』楚王登強臺而望崩（或昨崇）山，崩左江而右湖，以彷徨，其樂忘死，遂盟強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今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臺而右閭須，南威之

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有一於此，足以亡其國。今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與！」梁王稱善相屬。

卷二十四 魏策三 十一章

秦趙約而伐魏

芒卯謂秦王

秦敗魏於華走芒卯而圍大梁

秦敗魏於華魏王且入朝於秦

華軍之戰

齊欲伐魏

秦將伐魏

魏將與秦攻韓

葉陽君約魏

秦使趙攻魏

魏太子在楚

## 秦趙約而伐魏

魏昭王

秦、趙約（或作約趙）而伐魏，魏王患之。芒卯曰：「王勿憂也。臣請發張倚使謂趙王曰，夫鄴，寡人固刑（或作形）弗有也。今大王收秦而攻魏，寡人請以鄴事大王。」趙（或刪趙）王喜，召相國而命之曰：「魏王請以鄴（或作國）事寡人，使寡人絕秦。」相國曰：「收秦攻魏，利不過鄴。今不用兵而得鄴，請許魏。」

張倚因謂趙王曰：「敝邑之吏效城者，已在鄴矣。大王且何以報魏？」趙王因令閉關絕秦。秦、趙大惡。

芒卯應趙使曰：「敝邑所以事大王者，為完鄴也。今郊（應作效）鄴者，使者之罪也，卯不知也。」趙王恐魏承秦之怒，遽割五城以合於魏而支秦。

## 芒卯謂秦王

魏昭王

芒卯謂秦王曰：「王之士未有為之中者也。臣聞明王不背中而行。王之所欲於魏者，長羊（或作平）、王屋、洛林之地也。王能使臣為魏之司徒，則臣能使魏獻之。」秦王曰：「善。」因任之以為魏司徒。

謂魏王曰：「王所患者上地也。秦之所欲於魏者，長羊、王屋、洛林之地也。王獻之秦，則上地無憂患。因請以下兵東擊齊，攘地必（應增不）遠矣。」魏王曰：「善。」因獻之秦。

地入數月，而秦兵不下。魏王謂芒卯曰：「地已入數月，而秦兵不下，何也？」芒卯曰：「臣有死罪。雖然，臣死

，則契折於秦，王無以責秦。王因赦其罪，臣為王責約於秦。」

乃之秦，謂秦王曰：「魏之所以獻長羊、王屋、洛林之地者，有意（或衍意）欲與下大王之兵東擊齊也。今地已入，而秦兵不可下，臣則死人也。雖然，後山東之士，無以利事王者矣。」秦王懼（ㄣㄣㄘ／或作懼）然曰：「國有事，為澹（或作瞻）下又也，今以兵從。」後十日，秦兵下。芒卯并將秦、魏之兵，以東擊齊，啟地二十二縣。

### 秦敗魏於華走芒卯而圍大梁

魏安釐王

秦敗魏於華，走芒卯而圍大梁。須賈為魏謂穰侯葉：「臣聞魏氏大臣父兄皆謂魏王曰：『初時惠王伐趙，戰勝乎三梁，十萬之軍拔邯鄲，趙氏不割，而邯鄲復歸。齊人攻燕，殺子之，破故國，燕不割，而燕國復歸。燕、趙之所以國全兵勁，而地不并乎諸侯者，以其能忍難而重出地也。宋、中山數伐數割，而隨以亡。臣以為燕、趙可法，而宋、中山可無為也。夫秦貪戾之國而無親，蠶食魏，盡晉國，戰勝皐（或作暴）子，割八縣，地未畢入而兵復出矣。夫秦何厭之有哉！今又走芒卯，入北地，此非但攻梁也，且劫王以多割也，王必勿聽也。今王循楚、趙而講，楚、趙怒而與王爭事秦，秦必受之。秦挾楚、趙之兵以復攻，

則國救亡不可得也已。願王之必無講也。王若欲講，必少割而有質，不然必欺。」是臣之所聞於魏也，願君之以是慮事也。

「《周書》曰：『維命不于常。』此言幸之不可數也。夫戰勝臯子，而割八縣，此非兵力之精，非計之工也，天幸為多矣。今又走芒卯，入北地，以攻大梁，是以天幸自為常也。知者不然。

「臣聞魏氏悉其百縣（或作姓）勝兵，以止戍大梁，臣以為不下三十萬。以三十萬之眾，守十仞之城，臣以為雖湯、武復生，弗易攻也。夫輕信楚、趙之兵，陵十仞之城，戴（戰之誤）三十萬之眾，而志必舉之，臣以為自天下之始分以至於今，未嘗有之也。攻而不能拔，秦兵必罷，陰

必亡，則前功必棄矣。今魏方疑，可以少割收也。願（應增君）之及楚、趙之兵未任於大梁也，亟以少割收。魏方疑，而得以少割為和，必欲之，則君得所欲矣。楚、趙怒於魏之先已講也，必爭事秦。從是以散，而君後擇焉。且君之嘗割晉國取地也，何必以兵哉？夫兵不用，而魏效絳、安邑，又為陰啟兩機，盡故宋，衛效尤憚（或作憚尤）。秦兵已令，而君制之，何求而不得？何為而不成？臣願君之熟計而無行危也。」

穰侯曰：「善。」乃罷梁圍。

秦敗魏於華魏王且入朝於秦

魏安釐王

秦敗魏於華，魏王且入朝於秦。周訢（或作詵）謂王曰：「宋人有學者，三年反而名其母。其母曰：『子學三年，反而名我者，何也？』」其子曰：『吾所賢者，無過堯、舜，堯舜名。吾所大者，無大天地，天地名。今母賢不過堯、舜，母大不過天地，是以名母也。』」其母曰：「子之於學者，將盡行之乎？願子之有以易名母也。子之於學也，將有所不行乎？願子之且以名母為後也。『今王之事秦，尚有可以易入朝者乎？願王之有以易之，而以入朝為後。』」魏王曰：「子患寡人入而不出邪？許綰為我祝曰：『入而不出，請殉寡人以頭。』」周訢對曰：「如臣之賤也，

今人有謂臣曰，入不測之淵而必出，不出，請以一鼠首為女殉者，臣必不為也。今秦不可照之國也，猶不測之淵也；而許綰之首，猶鼠首也。內王於不可知之秦，而殉王以鼠首，臣竊為王不取也。且無梁孰與無河內急？」王曰：「梁急。」「無梁孰與無身急？」王曰：「身急。」曰：「以三者，身，上也；河內，其下也。秦未索其下，而王效其上，可乎？」

王尚未聽也。支期曰：「王視楚王。楚王入秦，王以三乘先之；楚王不入，楚、魏為一，尚足以捍秦。」王乃止。王謂支期曰：「吾始已諾於應侯矣，今不行者欺之矣。」支期曰：「王勿憂也。臣使長信侯請無內王，王待臣也。」

支期說於長信侯曰：「王命召相國。」長信侯曰：「王何以臣為？」支期曰：「臣不知也，王急召君。」長信侯曰：「吾內王於秦者，寧以為秦邪？吾以為魏也。」支期曰：「君無為魏計，君其自為計。且安死乎？安生乎？安窮乎？安貴乎？君其先自為計，後為魏計。」長信侯曰：「樓公將入矣，臣今從。」支期曰：「王急召君，君不行，血濺君襟矣！」

長信侯行，支期隨其後。且見王，支期先入謂王曰：「偽病者乎而見之，臣已恐之矣。」長信侯入見王，王曰：「病甚奈何！吾始已諾於應侯矣，意雖道死，行乎？」長信侯曰：「王毋行矣！臣（或作且）能得之於應侯，願王無憂。」

## 華軍之戰

魏安釐王

華軍（陽之誤）之戰、魏不勝秦。明年，將使段干崇割地而講。孫臣謂魏王曰：「魏不以敗之上割，可謂善用不勝矣；而秦不以勝之上割，可謂不能（應作善）用勝矣。今處期年乃欲割，是羣臣之私而王不知也。且夫欲璽者，段干子也，王因使之割地；欲地者，秦也，而王因使之受（應作授）璽。夫欲璽者制地，而欲地者制璽，其勢必無魏矣。且夫姦臣固皆欲以地事秦。以地事秦，譬猶抱薪而救火也。薪不盡，則火不止。今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或作求之）無窮，是薪火之說也。」

魏王曰：「善。雖然，吾已許秦矣，不可以革也。」對曰

：「王獨不見夫博者之用梟邪？欲食則食，欲握則握。今君劫於羣臣而許秦，因曰不可革，何用智之不若梟也？」魏王曰：「善。」乃案其行。

## 齊欲伐魏

魏惠王

齊欲伐魏，魏使人謂淳於髡曰：「齊欲伐魏，能解魏患，唯先生也。敝邑有寶璧二雙，文馬二駟，請致之先生。」淳於髡曰：「諾。」入說齊王曰：「楚，齊之仇敵也；魏，齊之與國也。夫伐與國，使仇敵制其餘敝，名醜而實危，為王弗取也。」齊王曰：「善。」乃不伐魏。

客謂齊王曰：「淳於髡言不伐魏者，受魏之璧、馬也。」王以謂淳於髡曰：「聞先生受魏之璧、馬，有諸？」曰：「有之。」「然則先生之為寡人計之何如？」淳於髡曰：「伐魏之事不便，魏雖刺髡，於王何益？若誠不（應衍不便，魏（或刪魏）雖封髡，於王何損？且夫王無伐與國之誹，魏無見亡之危，百姓無被兵之患，髡有璧、馬之寶，於王何傷乎？」

## 秦將伐魏

魏昭王

秦將伐魏。魏王聞之，夜見孟嘗君，告之曰：「秦且攻魏，子為寡人謀，奈何？」孟嘗君曰：「有諸侯之救，則國可存也。」王曰：「寡人願子之行也。」重為之約車百乘。孟嘗君之趙，謂趙王曰：「文願借兵以救魏。」趙王曰：「寡人不能。」孟嘗君曰：「夫敢借兵者，以忠王也。」

王曰：「可得聞乎？」孟嘗君曰：「夫趙之兵，非能（或刪能）彊於魏之兵；魏之兵，非能弱於趙也。然而趙之地不歲危，而民不歲死；而魏之地歲危，而民歲死者，何也？以其西為趙蔽也。今趙不救魏，魏歆盟於秦，是與強秦為界也，地亦且歲危，民亦且歲死矣。此文之所以忠於大王也。」趙王許諾，為起兵十萬，車三百乘。

又北見燕王曰：「先日公子常約兩王之交矣。今秦且攻魏，願大王之救之。」燕王曰：「吾歲不熟二年矣，今又行數千里而以助魏，且奈何？」田文曰：「夫行數千里而救入者，此國之利也。今魏王出國門而望見軍，雖欲行數千里而助人可得乎？」燕王尚未許也。田文曰：「臣效便計於王，王不用臣之忠計，文請行矣。恐天下之將有大變

也。」王曰：「大變可得聞乎？」曰：「秦攻魏未能克之也，而臺已燔，游已奪矣。而燕不救魏，魏王折節割地，以國之半與秦，秦必去矣。秦已去魏，魏王悉韓、魏之兵，又西借秦兵，以因趙之眾，以四國攻燕，王且何利？利行數千里而助人乎？利出燕南門而望見軍乎？則道里近而輸又易矣，王何利？」燕王曰：「子行矣，寡人聽子。」乃為之起兵八萬，車二（或作三）百乘，以從田文。

魏王大說，曰：「君得燕、趙之兵甚眾且亟矣。」秦王大恐，割地請講於魏。因歸燕、趙之兵，而封田文。

## 魏將與秦攻韓

魏安釐王

魏將與秦攻韓，朱己（或作無忌）謂魏王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而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同知也，非所施厚（或作惠）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於其親戚兄弟若此，而又況於仇讎之敵國也。」

「今大王與秦伐韓而益近秦，臣甚或之，而王弗識也，則不明矣。羣臣知之，而莫以此諫，則不忠矣。今夫韓氏以一女子承一弱主，內有大亂。外安能支強秦、魏之兵，王以為不破乎？韓亡，秦盡有鄭地，與大梁鄰，王以為安乎？王欲得故地，而今負強秦之禍也，王以為利乎？」

「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且便事；便（或作更）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之上黨而攻強趙，則是復闕與之事也，秦必不為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漳、滏之水，而以與趙兵決勝於邯鄲之郊，是受智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而（山之誤）谷行三十（或作千）里，而攻危隘之塞，所行者甚遠，而所攻者甚難，秦又弗為也。若道河外，背大梁，而右上蔡、召陵，以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敢也。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矣。」

「秦故有懷地刑（或作邢）丘、之（或作安）城、埵津，而以之臨河內，河內之共、汲莫不危矣。秦有鄭地，得垣

雍，決滎（或作滎）澤，而水大梁，大梁必亡矣。王之使者大過矣，乃惡安陵氏與秦，秦之欲許之久矣。然而秦之葉陽、昆陽與舞（或作武）陽、高陵鄰，聽使者之惡也，隨安陵氏而欲亡之。秦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則南國必危矣。南國雖無危，則魏國豈得安哉？且夫憎韓不受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

「異日者，秦乃在河西，晉國之去梁也，千里有餘，河山以蘭之，有周、韓而間之。從林軍以至於今，秦十攻魏，五入國中，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北至乎（或作平）闕，所亡乎秦者，山北、河外、河內，大縣數百，名都數十。秦乃在河西，晉國之去大梁也尚千里，而

禍若是矣。又況於使秦無韓而有鄭地，無河山以蘭之，無周、韓以間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百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矣，楚、魏疑而韓不可得而約也。今韓受兵三年矣，秦撓之以講，韓知亡，猶弗聽，投質於趙，而請為天下鴈行頓刃。以臣之觀之，則楚、趙必與之攻矣。此何也？則皆知秦（應增欲）之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兵，而臣海內之民，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乎王，王速受楚、趙之約，而挾韓、魏之質，以存韓為務，因求故地於韓，韓必效之。如此則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然而無與強秦鄰之禍。

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大時已。通韓之上黨於共

，莫，使道已通，因而關之，出入者賦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共有其賦，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韓是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為縣，則衛，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則二周必危，安陵必易楚，趙楚（應刪楚）大破，魏，齊甚畏，天下之西鄉而馳秦，入朝為臣之日不久。

### 葉陽君約魏

魏昭王

葉（奉之誤）陽君約魏，魏王將封其子，謂魏王曰：「王嘗身濟漳，朝邯鄲，抱葛，薛（或作薛，孽）、陰、成以為趙養邑，而趙無為王有也。王能又封其子問（河之誤）

陽姑（或作茹）衣（應作密）乎？臣為王不取也。」魏王乃止。

### 秦使趙攻魏

魏昭王

秦使趙攻魏，魏謂趙王曰：「攻魏者，亡趙之始也。昔者，晉人欲亡虞而伐虢，伐虢者，亡虞之始也。故荀息以馬與璧假道於虞，宮之奇諫而不聽，卒假晉道。晉人伐虢，反而取虞。故《春秋》書之，以罪虞公。今國莫強於趙，而并齊（或衍齊）、秦，王賢而有聲者相之，所以為腹心（或作心腹）之疾者，趙也。魏者，趙之虢也；趙者，魏之虞也。聽秦而攻魏者，虞之為也。願王之熟計之也。」

## 魏太子在楚

魏襄王

魏太子在楚。謂（或作為）樓子於鄢陵曰：「公必且待齊、楚之合也，以救皮氏。今齊、楚之理，必不合矣。彼翟子之所惡於國者，無公矣。其人皆欲合齊、秦外楚以輕公，公必謂齊王曰：『魏之受兵，非秦實首伐之也，楚惡魏之事王也，故勸秦攻魏。』齊王故欲伐處，而又怒其不已善也，必令魏以地聽秦而為和。以張子之強，有秦、韓之重，齊王惡之，而魏王不敢據也。今以齊秦之重，外楚以輕公，臣為公患之。鈞之出地，以為和於秦也，豈若由楚乎？秦疾攻楚，楚還兵，魏王必懼，公因寄（應作割）汾北以予秦而為和，合親以孤齊，秦、楚重公，公必為相矣。臣意秦王與樗里疾之欲之也，臣請為公說之。」

乃請（應作謂）樗里子葉：「攻皮氏，此王之首事也，而不能拔，天下且以此輕秦。且有皮氏，於以攻韓、魏，利也。」樗里子曰：「吾已合魏矣，無所用之。」對曰：「臣願以鄙心意公，公無以為罪。有皮氏，國之大利也，而以與魏，公終自以為不能守也，故以與魏。今公（或作攻）之力有餘守之，何故而弗有也？」樗里子曰：「奈何？」曰：「魏王之所恃者，齊、楚也；所用者，樓廩（或作鼻）翟強也。今齊王謂魏王曰：『欲講（或作構）攻於齊王兵之辭也，是弗救矣。』楚王怒於魏之不用樓子，而使翟強為和也，怨顏已絕之矣。魏王之懼也見亡，翟強欲合齊、秦外楚，以輕樓廩；樓廩欲合秦、楚外齊，以輕翟強。公不如按魏（或作親）之和，使人謂樓子也：

『子能以汾北與我乎？請合於楚外齊，以重公也，此吾事也。』樓子與楚王必疾矣。又謂翟子：『子能以汾北與我乎？必為合於齊外於楚，以重公也。』翟強與齊王必疾矣。是公外得齊、楚以為用，內得樓鼻、翟強以為佐，何故不能有地於河東乎？」

卷二十五 魏策四 二十七章

獻書秦王

八年謂魏王

魏王問張旄

客謂司馬食其

魏秦伐楚

穰侯攻大梁

白珪謂新城君

秦攻韓之管

秦趙構難而戰

長平之役

樓梧約秦魏

芮宋欲絕秦趙之交

為魏謂楚王

管鼻之令翟強與秦事

成陽君欲以韓魏聽秦

秦拔寧邑

秦罷邯鄲

南轅北轍

周肖謂宮他

周取善齊

周取入齊

秦魏為與國

唐睢說信陵君

魏攻管而不下

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

秦攻魏急

唐睢不辱使命

## 獻書秦王

魏襄王

（上有缺文）獻書秦王曰：「昔（臣之誤）竊聞大王之謀出事於梁，謀恐不出於計矣，願大王之熟計之也。梁者，山東之要也。有蛇於此，擊其尾，其首救；擊其首。其尾救；擊其中身，首尾皆救。今梁王，天下之中身（或作脊）也。秦攻梁者，是示天下要斷山東之脊也，是山東首尾皆救中身之時也。山東見亡必恐，恐必大合，山東尚強，臣見秦之必大憂可立而待也。臣竊為大王計，不如南出。事於南方，其兵弱，天下必（應增不）能救，地可廣大（或刪大），國可富，兵可強，主可尊。王不聞湯之伐桀乎？試之弱密須氏以為武教，得密須氏而湯之（應作知）服桀矣。今秦國（應作欲）與山東為讎，不先以弱為武教，兵必大挫，國必大憂。」秦果南攻藍田、鄢、郢。

## 八年謂魏王

魏安釐王

（或增十）八年，（上有缺文）謂魏王曰：「昔曹恃齊而輕晉，齊伐釐、莒而晉人亡曹。繒恃齊以悍（或作輕）越，齊和子亂而越人亡繒。鄭恃魏以輕韓，（應增魏）伐榆關而韓氏亡鄭。原恃秦、翟以輕晉，秦、翟年穀大凶而晉人亡原。中山恃齊、魏以輕趙，齊、魏伐楚而趙亡中山。此五國所以亡者，皆其所恃也。非獨此五國為然而已也，天下之亡國皆然矣。夫國之所以不可恃者多，其變不可勝數也。或以政教不脩，上下不輯，而不可恃者；或有諸侯鄰國之虞，而不可恃者；或以年穀不登，畜積竭盡，而不

可恃者；或化於利，比於患。臣以此知國之不可必恃也。今王恃楚之強，而信春申君之言，以是質（或作賓）秦，而久不可知。即春申君有變，是王獨受秦患也。即王有萬乘之國，而以一人之心為命也。臣以此為不完，願王之熟計之也。」

### 魏王問張旄

魏安釐王

魏王問張旄曰：「吾欲與秦攻韓，何如？」張旄對曰：「韓且坐而胥亡乎？且割而從天下乎？」王曰：「韓且割而從天下。」張旄曰：「韓怨魏乎？怨秦乎？」王曰：「怨魏。」張旄曰：「韓強秦乎？強魏乎？」王曰：「強秦。」張旄曰：「韓且割而從其所強，與所不怨乎？且割而從其所不強，與其所怨乎？」王曰：「韓將割而從其所強，與其所不怨。」張旄曰：「攻韓之事，王自知矣。」

### 客謂司馬食其

魏景閔王

客謂司馬食其曰：「慮久（或衍久）以天下為可一者，是不知天下者也。欲獨以魏支秦者，是又不知魏者也。謂茲公不知此兩這，又不知茲公者也。然而茲公為從，其說何也？從則茲公重，不從則茲公輕，茲公之處重也，不（或增以）實為期。子何不疾及三國方堅也，自賣於秦，秦必受子。不然，橫者將圖子以合於秦，是取子之資，而以資子之讎也。」

## 魏秦伐楚

魏襄王

魏、秦伐楚，魏王不欲。樓緩謂魏王曰：「王不與秦攻楚，楚且與秦攻王。王不如令秦、楚戰，王交制之也。」

## 穰侯攻大梁

魏安釐王

穰侯攻大梁，乘北郢，魏王且從。謂穰侯曰：「君攻楚得宛，穰以廣陶，攻齊得剛、博以廣陶（應增攻魏），得許、鄢陵以廣陶，秦王不問者，何也？以大梁之未亡也。今日大梁亡，許、鄢陵必議，議則君必窮。為君計者，勿攻便。」

## 白珪謂新城君

魏襄王

白珪（或作圭）謂新城君曰：「夜行者能無為姦，不能禁狗使無吠己也。故臣能無議君於王，不能禁人議臣（應衍臣）於君也。」

## 秦攻韓之管

魏昭王

秦攻韓之管，魏王發兵救之。昭忌曰：「夫秦強國也，而韓、魏壤梁（或作秦），不出攻則已，若出攻，非於韓也必（應增於）魏也。今幸而（或增歸）於韓，此魏之福也。王若救之，夫解攻者，必韓之管也；致攻者，必魏之梁也。」魏王不聽，曰：「若不因（應衍因）救韓，韓怨魏，西合於秦，秦、韓為一，則魏危。」遂救之。

秦果釋管而攻魏。魏王大恐，謂昭忌曰：「不用子之計禍至，為之奈何？」昭忌乃為之見秦王曰：「臣聞明主之聽也，不以挾私為政，是參行也。願大王無攻魏，聽臣也。」秦王曰：「何也？」昭忌曰：「山東之從，時合時離，何也哉？」秦王曰：「不識也。」曰：「天下之合也，以王之不必也；其離也，以王之必也。今攻韓之管，國危矣，未卒而移兵於梁，合天下之從，無精於此者矣。以為秦之求索，必不可支也。故為王計者，不如齊（制之誤）、趙。秦已制趙，則燕不敢不事秦，荆、齊不能獨從。天下爭敵於秦，則弱矣。」秦王乃止。

### 秦趙構難而戰

魏安釐王

秦、趙構難而戰。謂魏王曰：「不如齊（應作收）、趙而構之秦。王不構趙，趙不以毀構矣；而構之秦，趙必復鬪，（應增鬪）必重魏；是并制秦、趙之事也。王欲焉而收齊、趙攻荆，欲焉而收荆、趙攻齊，欲王之東長之待或作侍」之也。」

### 長平之役

魏安釐王

長平之役，平都君說魏曰：「王胡不為從？」魏王曰：「秦許吾以垣雍。」平都君曰：「臣以垣雍為空割也。」魏王曰：「何謂也？」平都君曰：「秦、趙久相持於長平之下而無（或增大）決。天下合於秦，則無趙；合於趙，則

無秦。秦恐王之變也，國外以垣雍餌王也。秦戰勝趙，王敢責垣雍之割乎。」王曰：「不敢。」「秦戰不勝趙，王能令韓出垣雍之割乎？」王曰：「不能。」「臣故曰，垣雍空割也。」魏王曰：「善。」

### 樓梧約秦魏

魏安釐王

樓梧（或作郢）約秦，魏，將令秦王遇於境。謂魏王曰：「遇而無相，秦必置相。不聽之（應衍之），則交惡於秦；聽之，則後王之臣，將皆務事諸侯之能令於王之上者。且遇於秦而相秦者，是無齊也，秦必輕王之強矣。有齊者（應增王），不若相之，齊必喜，是以有雍（應作齊）者與秦遇，秦必重王矣。」

### 芮宋欲絕秦趙之交

魏昭王

芮宋欲絕秦、趙之交，故令魏氏收秦太后之養地秦王於秦（或作怒）。芮宋謂秦王曰：「魏委國於王，而王不受，故委國於趙也。李郝謂臣曰：『子言無秦，而養秦太后以地，是欺我也，故敝邑收之。』」秦王怒，遂絕趙也。

### 為魏謂楚王

魏昭王

為魏謂楚王，曰：「索攻魏於秦，秦必不聽王矣，是智困於秦，而交疏於魏也。楚、魏有怨，則秦重矣。故王不如順天下，遂伐齊，與魏便地，兵不傷，交不變，所欲必得矣。」

**管鼻之令翟強與秦事**

魏襄王

管鼻之令翟強與秦事，謂魏王曰：「鼻之與強，猶晉人之與楚人也。晉人見楚人之急，帶劍而緩之；楚人惡其緩而急之。令（應作今）鼻之入秦之傳舍，舍不足以舍之。強之入，無蔽（應作蘇）於秦者。強，王貴臣也，而秦若此其甚，安可？」

**成陽君欲以韓魏聽秦**

魏昭王

成陽君欲以韓、魏聽秦，魏王弗利。白圭（或作珪）謂魏王曰：「王不如陰侯（應作使）人說成陽君曰：「君入秦，秦必留君，而以多割於韓矣。韓不聽，秦必留君，而伐韓矣。故君不如安行求質於秦。『成陽君必不入秦，秦、韓不敢（應衍敢）合，則王重矣。』」

**秦拔寧邑**

魏安釐王

秦拔寧邑，魏王令之（應作人）謂秦王曰：「王歸寧邑，吾請先天下構（或作構，講）。」魏（或衍魏）魏王（冉之誤）曰：「王無聽。魏王見天下之不足恃也，故欲先構。夫亡寧者，宜割二寧以求構；夫得寧者，安能歸寧乎？」

**秦罷邯鄲**

魏安釐王

秦罷邯鄲，攻魏，區寧邑。吳慶恐魏王之構（或作構，講）於秦也，謂魏王曰：「秦之攻王也，王知其故乎？天下

皆曰王近也。王不近秦，秦之所去。皆曰王弱也。王不弱二周，秦人去邯鄲，過二周而攻王者，以王為易制也。王亦知弱之召攻乎？」

### 南轅北轍

魏惠王

魏王欲攻邯鄲，季梁聞之，中道而反，衣焦不申（或作信），頭塵不去（或作浴），往見王曰：「今者臣來，見人於大行，方北面而持其駕，告臣曰：『我欲之楚。』」臣曰：「君之楚，將奚為北面？」曰：「吾馬良。」臣曰：「馬雖良，此非楚之路也。」曰：「吾用多。」臣曰：「用雖多，此非楚之路也。」曰：「吾御者善。」此數者愈善，而離楚愈遠耳。」今王動欲成霸王，舉欲信於天下。恃王國之大，兵之精銳，而攻邯鄲，以廣地尊名，王之動愈數，而離王愈遠耳。猶至楚而北行也。」

### 周肖謂宮他

魏昭王

周肖謂宮他曰：「子為肖謂齊王曰，肖願為外臣。令齊資我於魏。」宮他曰：「不可，是示齊輕也。夫齊不以無魏者以害有魏者，故公不如示有魏。共曰：『王之所求於魏者，臣請以魏聽。』齊必資公矣，是公有齊，以齊有魏也。」

### 周取善齊

魏襄王

周取善齊，翟強善楚。二子者，欲傷張儀欲魏。張子聞之

，因使其人為見者嗇夫聞（應作間）見者，因無敢傷張子。

## 周取入齊

魏昭王

周取入齊，秦王怒，令姚賈讓魏王。魏王為之謂秦王曰：「魏之所以為王通天下者，以周最也。今周取遁寡人入齊，齊無通於天下矣。敝邑之事王，亦無齊累矣。大國欲急兵，則趣趙而已。」

## 秦魏為與國

魏安釐王

秦、魏為與國。齊、楚約而欲攻魏，魏使人求救於秦，冠蓋相望，秦救不出。

魏人有唐且（應作睢）者，年九十餘，謂魏王曰：「老臣請出西說秦，令兵先臣出可乎？」魏王曰：「敬諾。」遂約車而遣之。唐且見秦王，秦王曰：「丈人芒然乃遠至此，甚苦矣。魏來求救數矣，寡人知魏之急矣。」唐且對曰：「大王已知魏之急而救不至者，是大王籌策之臣無任矣。且夫魏一萬乘之國，稱東藩，受冠帶，祠春秋者，以為秦之強足以為與也。今齊、楚之兵已在魏郊矣。大王之救不至，魏急則且割地而約齊、楚，王雖欲救之，豈有及哉？是亡一萬乘之魏，而強二敵之齊、楚也。竊以為大王籌策之臣無任矣。」

秦王喟然愁悟，遽（應作遂）發兵，日夜赴魏，齊，楚聞之，乃引兵而去，魏氏復全，唐且之說也。

唐雎說信陵君

魏安釐王

信陵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趙王自郊迎。唐且（應作雎）謂信陵君曰：「臣聞之曰，事有不可知者，有不可不知者；有不可忘者，有不可不忘者。」信陵君曰：「何謂也？」對曰：「人之憎我也，不可不知也；吾憎人也，不可得而知也。人之有德於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於人也，不可不忘也。今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此大德也。今趙王自郊迎，卒然見趙王，臣願君之忘之也。」信陵君曰：「無忌謹受教。」

魏攻管而不下

魏安釐王

魏攻管而不下。安陵人縮高，其子為管守。信陵君使人謂安陵君曰：「君其遣縮高，吾將仕之以五大夫，使為持節尉。」安陵君曰：「安陵，小國也，不能必使其民。使者自往，請使道使（應增吏）者，至縞（縮之誤）高之所，復信陵君之命。」縮高曰：「君之幸高也，將使高攻管也。夫以父攻子守，人大笑也。是臣而下，是倍（應作背）主也。父教子倍，亦非君之所喜也。敢再拜辭。」

使者以報信陵君，信陵君大怒，遣大使之安陵曰：「安陵之地，亦猶魏也。今吾攻管而不下，則秦兵及我，社稷必危矣。願君之生束縮高而致之。若君弗致也，無忌將發十萬之師，以造（應作告）安陵之城。」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詔襄王，以守此地也，手受大府之憲。憲之上篇曰：「子弑父，臣弑君，有常（應增刑）不赦。國雖大

赦，降城亡子不得與焉。『今縮高謹解（或作辭）大位，以全父子之義，而君曰『必生致之。』是使我負襄王（應增之）詔而廢大府之憲也，雖死終不敢行。』

縮高聞之曰：「信陵君為人，悍而自用也。此辭反，必為國禍。吾已全己，無為（應作違）人臣之義矣，豈可使吾君有魏患也。」乃之使者之舍，刎頸而死。

信陵君聞縮高死，素（應衍素）服縞素辟舍，使使者謝安陵君曰：「無忌，小人也，困於思慮，失言於君，敢再拜釋罪。」

### 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

魏安釐王

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龍陽君得十餘魚而涕下。王曰：

「有所不安乎？如是，何不相告也？」對曰：「臣無敢不安也。」王曰：「然則何為涕出？」曰：「臣為王（或作臣）之所得魚也。」王曰：「何謂也？」對曰：「臣之始得魚也，臣甚喜，後得又益大，今臣直欲棄臣前之所得矣。今以臣凶惡，而得為王拂枕席。今臣爵至人君，走人於庭，辟（應作避）人於途。四海之內，（或增其）美人亦甚多矣，聞臣之得幸於王也，必褰裳而趨王。臣亦猶曩臣之前所得魚也，臣亦將棄矣，臣安能無涕出乎？」魏王曰：「誤！有是心也，何不相告也？」於是布令於四境之內曰：「有敢言美人者族。」

由是觀之，近習之人，其摯諂也固矣，其自篡繁（或作羈繫）也完矣。今由千里之外，欲進美人，所效者庸必得幸

乎？假之得幸，庸必為我用乎？而近習之人相與怨，我見有禍，未見有福；見有怨。未見有德，非用知之術也。

### 秦攻魏急

魏景湣王

秦攻魏急。或謂魏王曰：「棄之不如用之之易也，死之不如棄之之易也。能棄之弗能用之，能死之弗能棄之，此人之大過也。今王亡地數百里，亡城數十，而國患不解，是王棄之，非用之也。今秦之強也，天下無敵，而魏之弱也甚，而王以是質（應作賓）秦，王又能死而弗能棄之，此重過也。今王能用臣之計，虧地不足以傷國，卑體不足以苦身，解患而怨報。」

「秦自四境之內，執法以下至於長輓者，故畢曰：『與嫪氏乎？與呂氏乎？』雖至於門閭之下，廊廟之上，猶之如是也。今王割地以賂秦，以為嫪毒功；卑體以尊秦，以因嫪毒。王以國贊嫪毒，以嫪毒勝矣。王以國贊嫪氏（應座毒），太后之德王也，深於骨髓，王之交最為天下上矣。秦、魏百相交也，百相欺也。今由嫪氏善秦而交為天下上，天下孰不棄呂氏而從嫪氏？天下必合（舍之誤）呂氏而從嫪氏，則王之怨報矣。」

### 唐雎不辱使命

魏王假

秦王使人謂安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其許寡人？」安陵君曰：「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善。雖然，受地於先生（應作王），願終守之，弗敢易。」

「秦王不說。安陵君因使唐且（應作雎）使於秦。秦王謂唐且曰：「寡人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不聽寡人，何也？且秦滅韓亡魏，而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以君為長者，故不錯意也。今吾以十倍之地，請廣於君，而君逆寡人者，輕寡人與？」唐且對曰：「否，非若是也。安陵君受地於先王而守之，雖千里不敢易也，豈直五百里哉？」秦王怫然怒，謂唐且曰：「公亦嘗聞天子之怒乎？」唐且對曰：「臣未嘗聞也。」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尸百萬，流血千里。」唐且曰：「大王嘗聞布衣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頭搶地爾。」唐且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夫專諸之刺王僚也，彗星襲月；聶政之刺韓傀也，白虹貫日；要離之刺慶忌也，倉鷹擊於殿上。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懷怒未發，休祲降於天，與臣而將四矣。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縞素，今日是也。」挺劍而起，秦王色撓，長跪而謝之曰：「先生坐，何至於此，寡人諭矣。夫韓、魏滅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